

孩 子 劇 團

從 上 海 到 武 漢
郭 沫 若 題



孩 子 劇 團

從 上 海 到 武 漢

孩 子 劇 團 編



大 路 書 店 印 行

孩子劇團

從上海到武漢

寶價國幣三角五分

編者
孩子劇團

發行者
大書店
漢口交通路四十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月初版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14888

孩子劇團全體團員



孩子劇團的發起人



孩子劇團的幾個最小的團員



在唐家開實
業中學門前



從唐家開到
南通城途中



(放下你的鞭子)
出演之一



(仁丹鬍子)
出演之一

目錄

幾句必須要說出的話（代序）	一
孩子劇團宣言	一
孩子劇團團歌	二
孩子劇團公約	三
孩子劇團的組織及經過	五
怎樣管理我們自己	一
我們是怎樣到武漢來的	一七
出發時的公開信	一七

二 離開上海同離開南通	一九
三 八天的小船生活	二五
四 走吧！走向不知生死的運河車站	三三
五 從運河車站到鄭州公演	四四
六 想到武漢走向武漢到了武漢	六一
團員小史	六七
團員日記	八五
外界對我們的印象和批評	一〇七
孩子劇團（栖筠）	一〇七
充滿了光明和活力（辛漢）	一一〇
看了孩子劇團的公演（少松）	一一四
介紹孩子劇團（漢）	一一八

大時代的孩子們（新華日報）	一二一
孩子劇團印象記（適夷）	一二四
孩子劇團歡迎會上（慧琳）	一二八
記「孩子劇團」（茅盾）	一三九
孩子團（馮玉祥）	一四三
學學孩子吧（郭沫若）	一四五

題 辭

陳紹禹先生（二五）	茅盾先生（二四）	馮玉祥先生（一四三）
郭沫若先生（二四）	邵力子先生（二四）	沈鈞儒先生（一四三）
吳國楨先生（二五）	馬植初先生（二五）	

幾句必須要說出的話

吳新豫

——代 序——

翻開這一本小冊子，諸位先生一定要看一點關於孩子劇團的什麼什麼的吧？是的，我想一定這樣，因為要知道孩子劇團的太多了：一羣孩子，沒有專材，沒有錢，沒有……什麼也沒有，然而他們却在嘗試着中國劇壇所不敢輕於嘗試的，也可以說全世界認爲很神祕的兒童戲劇；他們在嘗試着新提出的集體主義，自我教育；他們打破一切的拘束，自己管理自己；他們……啊！多得很，也許工，農，商，學，兵，男，女，老，少都可以帶得各個特殊的情緒，來看看孩子劇團吧！

然而，先生！不，我們在這裏先向你鞠一個抱歉的躬，這本小冊子，還不能充

分來告訴你這些，只能先報告你一部份。

本來，在離開上海的時候，經過各地的時候，尤其是在鄭州公演了三天以後，就是到了武漢以後，許多先生們，有的是專家學者，有的是兒童教育工作者人員，有的是政府機關兒童工作負責人，都希望孩子劇團能詳細的把自己的各方面都寫出來，印成一個冊子；我們自己也曾計劃盡可能把自己的情形寫出來，多少給別人一些參考，然而因時間的匆促，人力的不夠，這本小冊子，自己覺得編的太草率了。

在這本小冊子中，除報告我們是怎樣一個團體，怎樣從上海到武漢來之外，還蒐集了許多外界對於我們的印象或批評的文字。我們很感謝那些先生們所給與我們的溫情與鼓勵，惟有加緊工作，努力學習，以期不負諸先生的期望。同時我們還預備整理些別的材料，繼續編印小冊子，報告我們最近的工作狀況。

再見，這算是第一次伸出我們的手，給大家不滿，也許是有的吧，我們也是這樣。

孩子劇團宣言

我們是一羣流浪兒。

我們是一羣不願跟着爸爸媽媽逃難享福的孩子。

在從前，我們就相信抗日戰爭一定要爆發，我們曾經發過誓：不逃，不躲，要同日寇鬼子拚。現在抗日戰爭真的開始了，我們雖然沒有了爸媽，沒有了家庭，成了流離無靠的孤兒，但是我們沒有哭，沒有傷心，相反的，只有快活，只有怒恨，只有振作。

我們大部是滬東戰區裏的孩子，愛演劇，愛唱歌，過去也曾經演過一些戲，唱過一些歌，在抗日戰爭開始了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不能上前線去同鬼子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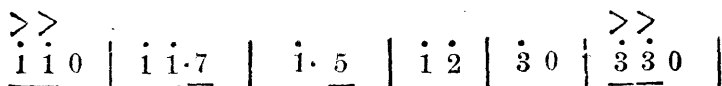
能作大規模的事情，我們只有以我們所有的力量，團結起來，以過去所愛好的工作來爲國服務，爲民族盡力。

我們願意永遠演戲，願意上前綫去演，願意到內地去演，也願意到受難的同胞裏面去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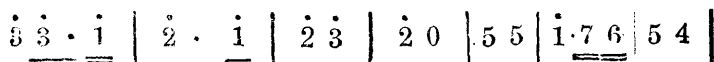
我們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們的戲詞歌是很幼稚的，經濟也是很困難的，我們誠懇地希望社會上各界先生同戲劇界前輩先生指教，幫忙。

Bb調 2/4 孩子劇團團歌 新稼詞 映艇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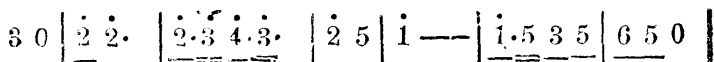
潑灑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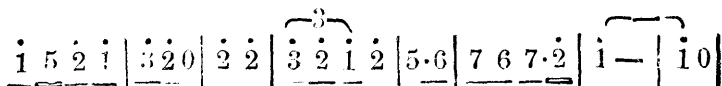
嘿嘿！ 看我們 一羣 小光 棍。 嘿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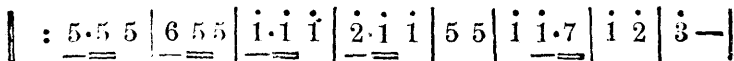
看我們 一羣 小主 人。 我們 生長在 苦難



裏， 我們 生長在 砲火 下， 不怕沒有 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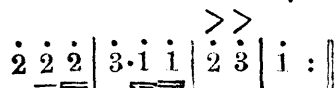


不去留戀 爹娘， 憑着 我們自己， 努力學習努力 幹！



孩子們， 站起來！ 孩子們， 站起來！ 在這抗戰的 大時代，

7



創造出 我們的 新世界！

孩子劇團公約

- (1) 遵守生活秩序表及公約。
- (2) 互相親愛，互相幫助。
- (3) 不吵架，不打架。
- (4) 不偷懶，不驕傲。
- (5) 服從大家的意見。
- (6) 接受團體的分工。
- (7) 虛心接受大人先生和小朋友的指教批評。
- (8) 有話當着大眾提出來。
- (9) 每天一定要看報做日記，運動。
- (10) 本公約由生活管理部督促值日生執行。

孩子劇團的組織及經過

吳新稼

提起孩子劇團，很多先生們感到新奇，想問他一個詳細。是的，孩子劇團確是一個新奇的意外的東西，不論就人力或者物力，尤其在這兵荒馬亂的情形裏來說，孩子劇團能够在四個月以後講講他的所謂經過，寫寫他的文章，這都是我們在開始一點也不敢想到的。

(一) 孩子劇團是怎樣組織起來的呢？

告訴諸位先生，孩子劇團並沒有誰在那裏主催，沒有誰在那裏有着計劃發動，只是在「八一三」上海抗戰開始以後，一些住在上海戰區裏的小學生，逃到了租界

裏面來，他們沒有了爹媽，沒有什麼親戚，祇有住到收容所裏面去，他們就是所謂「難童」了。

在這收容所裏他們感覺到吃了飯沒有事情做，於是做些貼壁報，教別的難民小孩子唱歌，一天天就算是活躍起來了。到後來，他們覺得這樣還不好，想排一個戲給難民朋友看，大家就排起戲來，什麼東西都沒有，道具服裝，化裝鬍子，顏色等等都沒有，排了兩個街頭戲，就決定上演起來，可是想不到收容所的主人不準演戲，當決定演出的那晚上，收容所的電燈泡都沒有了，祇留下了兩個陰暗的燈泡照耀着那六七百人的場所，當然囉，演戲怎麼能看得見呢。

大家氣得要命，哇啦哇啦鬧了一會，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收容所的主人到底是比難民小孩子有權力些的。不能演出，馬上就開了一個會，大家除了罵這些準備漢奸以外，決定了到別的收容所去演去，到外面去演大概是不會沒有地方的。可是到外面去演，須得要一個名義，一個組織，於是就定出了「孩子劇團」這名字作為大

家的名義，推出了幾個負責人（這是在九月三日）。第二天就開始在外面接洽，第三天就開始演出了。

這就是孩子劇團產生的經過。我們所要打擊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同漢奸，然而謝日本帝國主義的砲火，以及那些阻礙抗日漢奸親日派，孩子劇團就是在他們的砲火逼迫下產生出來的！

（二）是不是一個專門演戲的團體呢？

不，不是的。孩子劇團不是專門演戲的團體，或者說，他還不夠說是一個演劇的藝術團體。

在我們成立的開始，以及對於今後生活同工作的認識，我們就深深地把握住我們是同學習——或者說教育分不開的，尤其是在這被壓迫的中華民族燃起了解放的火花的這一個偉大的時代裏。中華民族的孩子們是更不能同學習絲毫離開的。

我們認為孩子們應當參加這次抗戰。應當不顧一切的。連爸爸，媽媽，都可以丟掉的來參加這次抗戰。全民的全面抗戰是不分男女老少的。孩子們不應該不了解這一點，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同時我們相信孩子們的能力不見得比大人弱。在可能參加抗戰，應當參加抗戰這兩個信念下，我們算不顧一切的工作了。所以說，如果有人說我們幼稚，不夠算作一個劇團，那是對的。但是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是同學習——教育分不開的。我們認為學校被敵人炸毀了，要等到學校恢復了再讀書，實在等不及，同時藝術性的學校太少，太高貴了，根本沒有讓我們貧苦孩子走進門檻的餘地。我們就在這偉大的時代裏，從實際生活同工作中學習我們所需要的智識同時也就是在實際工作裏，來增加我們的藝術技能，體驗藝術之靈到底在那裏。

中國的兒童工作還是這樣遠不及北伐時那樣轟轟烈烈，尤其在現在來說，大學有了聯合大學，中學有了聯合中學，政府更有許多實際的幫助。然而小學！成千成萬的小學！小學生！成千成萬的小學生，以及失學兒童，他們還是在被遺棄的情形

下，中國的孩子們怎麼能再等待呢？中國的孩子們怎麼能再不自己起來大聲的呼喊啊！

(三) 怎樣離開上海，怎樣到了武漢？

關於這一點，說起來是相當長的，我們希望參看下邊我們是怎樣到武漢來的那篇集體創作，那裏說得比較詳細，在這裏祇簡略的說出幾點來：

第一，怎樣離開上海，是值得說的，我們是在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開始離開上海，那時我國軍隊已經全部退出大上海了，敵人的兵船駐守着吳淞口，聽說要檢查，不能帶五塊錢，要押扣救亡份子，漢奸搗亂……很多謠言，我們是分作五批，有的作爲人家的兒女，有的作爲弟兄裝作難民走出來的，受嚇，受寒，幾乎是驚破了胆，好在一星期內集合了，只病了幾個人。

第二路線：由上海經天生港到南通州，再回唐家閘，經白蒲，如皋，泰縣，海

岸，江堰到揚州，再由揚州回仙女廟，經邵伯，高郵，寶應，淮陰，泗陽，宿遷，邳縣到隴海路連河車站，再轉徐州，鄭州，趁平漢路車到漢口，橫貫江蘇省，跨上中國僅有的兩條鐵路線，大約有三四千里路。這裏面坐民船，走路，乘貨車，乘客車都嘗過，時間是一個月零二十一天。

第三管理：在這樣長回路裏，諸位先生一定注意怎樣自己管自己的問題，在這裏我們大概告訴先生，我們是分組管理，大的照扶小的，另外是行李股，伙食股，醫藥股做了最多的事。經常我們討論時事同抗戰中的各種問題來作爲我們鼓動熱情，解決糾紛的方法，再就是在走得疲乏的時候唱歌，說笑話來恢復了我們的精神。爲了達到我們第一個目的地武漢，我們是不顧一切的在奔走着。

怎樣管理我們自己

傅承謨

孩子劇團，都是一羣小孩子在做的，那末，諸位先生一定問：小孩子？小孩子在一起不是常常打架，吵鬧嗎？打架，吵鬧，做事情怎麼做得好？好，現在我來告訴諸位先生：我們是怎樣管理我們自己的。

原來我們孩子劇團的組織，除了劇務部，事務部以外，還有一個生活管理部。生活管理部負責管理大家的，現在我們說到管理的方法吧：

(一) 每天的生活秩序表

生活秩序表

——生活管理部訂——

6.30	起	身
6.30—7.00	整	潔
7.00—7.30	練	音
7.30—8.00	早	操
8.00—8.30	早	飯
8.30—8.40	休	息
8.40—11.20	工作	自修
11.20—11.30	休	息
11.30—12.00	午	飯
12.00—1.00	休	息
1.00—4.30	工作	自修
4.30—5.20	運	動
5.20—5.30	休	息
5.30—6.00	晚	飯
6.00—7.00	休	息
7.00—7.30	晚	會
7.30—7.45	讀	報
7.45—8.35	日	記
8.35—9.00	自由	活動
9.00	睡	覺

我們每天照着生活秩序表做着；在工作自修的時候，我們做排戲，音樂，國語，基本問題講解，演講會，讀書會，圖畫，作文……等工作，這都是靈活的課程。晚會是每天晚上舉行的，在這簡單的會上，各部各股報告大家需要知道的事情，有問題（糾紛）提出來大家解決。

除了生活秩序表以外，有我們大家議決的公約，也是由生活管理部監督執行，大家照着做。

(二) 分組管理同值日生

人多靠一兩個人管不了的，因此我們分五組管理。每組五人，每組有一組長，一組人平常都在一起，最接近。組長做的事情：注意考查每個組員的衛生（衣，鞋，襪，身體，病，痛……），自修（日記，讀書，看報……）——這都是組長的責任，在旅行時，更有分組的作用：防備人的失散，分組吃飯，自修，討論，睡覺。值日生每天有兩個，大家輪流擔任的，要掃地，揩桌子，招待來訪的客人，記團體日記，召集人開會，執行公約等，值日生是每天做事最多的，同時，也是管大家的人。

(三) 各股做的事情

第一·健身股——天天備好開水給大家吃，算是日常補品，天天早上早操，鍛鍊我們的身體，督促個人的清潔，管理每人的健康。

第二，圖書股——每星期二下午十二時到一時開放，由組長和讀書股借書，同

時保管圖書，搜集圖書，雜誌給大家讀。

第三，讀書股——分甲，乙兩組，天天上課，看各人讀書能力，分配他讀的書，以及督促每人自修，討論讀書方法。

第四，演講股——每星期開一次演講會，練習每人演講技能，同時分配演講人在出演時演講。

第五，讀報組——編成甲，乙兩組，甲組會讀報的，每天晚會後輪流讀報，分析，然後大家補充，分配甲組人數不會讀報的人，讀報股每天記時事筆記，以及保管報紙，主持時事討論會。

第六，行李股——這是旅行的時候需要的，要把行李登記，編號，捆扎，分配各人拿的東西等。

——這是根據生活的變化，自己想出來的方法，在我們執行的時候，沒有什麼錯得大的地方，不過這是非常不夠，不完全的，總希望諸位先生指教！

我們是怎樣到武漢來的

一·出發時的公開信

先生：

孩子劇團在上海工作了兩個多月以後，現在是決定離開上海了。

在孩子劇團的宣言中，雖然我們說是流浪兒是小孩子，然而我們已經也說過：

「願意到前綫去演，願意到內地去演」，這一個願望，現在是讓我們來實現了，能在敵人的炮火下去工作，在廣大的同胞中去工作去。我們是多麼興奮，多麼快活的

啾！

在上海的兩個多月中，我們算是不顧一切的進行了我們的工作，教育了我們自己，劇務方面，我們演出將近二十個地方，排好了五個劇本；一個雙簧，進行着一個歌劇，兩個話劇的排演，創作了三個劇本，從一點不懂戲劇的情形之下：自己學習着化妝，配置佈景及燈光，自己搜集油印及裝訂劇本，送出幾十個劇本給我們所認識的團體，同時最近正進行給明星影片公司拍攝的新聞影片，音樂方面，學會了十幾隻八一三後的新歌曲，擔負六面多小朋友的歌詠工作，每天練習着發音，及簡單的指揮法，自己進修方面，我們以收容所的草棚子及草地，作為我們的教室，地板小皮包，作為我們的寫字台，每天開一個早會，上四課，做日記。金丁，石礎，啓陽，劉流等諸位先生，都作了我們的教師，或者主持討論者，我們學習了戰時文章的寫法，學習了新文字，學習了集體創作的寫法，討論過抗戰後的時事，討論過兒童保衛大上海，什麼是戲劇，九國公約，統一戰線等問題。在特別的事情當中，第一件我們要說的是擔負了一個收容所裏的兩百多小朋友，同一個小先生訓練班的

教育工作，雖然每天只一個鐘頭，但是爲了編印課本，油印，裝訂，編課程的問題，忙的小先生們——孩子劇團的團員，一個個不但是超過時間，而且沒有那一個的嗓子不痛，甚至是啞。當遇到傳教師用餅乾，糖來拉小學生去唸經的時候，更是急壞了小先生。第二件值得說的是我們爲了保衛大上海集中全上海的兒童力量起見，我們徵集了十七個兒童團體，每星期開一次座談會，這座談會已經開過兩次了，討論過「兒童要不要救國」，「兒童要不要保衛大上海」的問題，同時爲保衛大上海，發了一次宣言，爲慶祝蘇聯的二十週年紀念，發了一個慶賀的信，爲了這個會，幾條短腿子是跑得發酸了。在這些工作當中，我們遇到過濕氣病，頭昏病，嗓子病的問題，冷——穿的少的問題，窮沒有錢裂化藥品，拉得嘴巴痛，沒有錢製燈光，用餅乾箱子化，道具當然更不用說了，一把刷子當油印台，沒有紙頭，沒有訂書台，沒有參考書，沒有一個必須要的寫字的東西，沒有……的問題，但是我們不怕，我們仍舊要做，做，從做的裏面來解決問題，從困難裏面找出成績，我們要這樣學

習，這樣幹。

過去的工作及教育，當然都是不夠的。我們要做一個更新的嘗試，更新的創造，這就是我們要開始一個旅行的工作了。我們認為在這民族革命戰爭的時候，兒童是應該拿出力量來的，我們要學蘇聯的少年先鋒隊，我們要學習過去的兒童團，爲這一個偉大的時候創造出兒童們更新的成績來，我們原是一些流浪兒，原是一些不願同着爸爸媽媽逃難享福的孩子，這時候我們更無所謂家鄉，無所謂學校，無所謂爸爸媽，我們以全中華民族作爲我們的家，我們就以全中華民族作爲我們的課堂，我們就以中華民族作爲我們的爸媽，我們要這樣工作下去，我們要這樣學習下去，讓我們在敵人的砲火下生長起來，讓我們在全中華民族的解放中生長起來。

我們這一羣窮孩子，是什麼也沒有的，在決定了旅行去的時候，我們不能不要向全中華民族的大人們高喊，請給我們一些幫助，希望各界先生滿意的答覆我們，使我們很快的能進行起來，在這裏我們全體團員爲

中華民族的解放

抗敵的勝利敬禮立正！

——一九三七·二·一〇——

二·離開上海同離開南通

張 霽

自從大上海失陷後，敵人的勢力佔據了上海，一切大小漢奸也就乘此公開的大活動起來，救亡的團體，在敵人的高壓下，在漢奸監視和搗蛋下，工作的開展，受了很大的阻礙。

我們——孩子劇團，在上海這種環境下很多的先生們勸我們離開上海，我們自己也覺得要避免敵人的屠殺，就不得不同着一些別的大先生們一樣跑出這個惡劣的環境，離開了我們可愛的大上海，離開了我們可愛的爸媽，出發內地來工作。

在我們準備離開，而還沒有離開上海的時候，就聽見人家說：經過吳淞口，有

東洋鬼子要搜查的，同時一路上的漢奸隨時會和你搗蛋，假如一個救亡的團體要公開的走，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在我們走的時候，小的團員跟着人家大人們走，假作人家的兒女；比較大的人，就自己五六個人一起走，假作是哥哥弟弟，或姊姊妹妹，這樣我們分了五批前後的離開上海。

我們第一批出發是十一月十八日，最後一批出發是十一月二十三。海風已經是很大了，吹在我們的薄薄的衣衫上，更是抖得利害，一路上擔心着。凍，餓，病一切滋味都嘗够了，雖然大家沒有全部病到，可是大家的嗓子是都變啞了，臉上也加上了的一層灰白色。

本來我們在上海有一位先生介紹我們到南通後，去找一個先生的，我們前後幾批人就可以到那位先生那裏去集合，但是當我們第一批人到了南通，去找這位先生的時候，那位先生早就離開了南通，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這樣一來我們在南通的關係失了，怎麼辦呢？只得在南通天生港一個難民收容所裏任下，每天到碼頭上去等

，看有沒有團員來。結果在二十日的晚上，第一批的人終於接到了第二批的人，同時在第二天的早上，第三批也到了，當時第三批人，一共有十三個，在一個小小的收容所裏集合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興奮着，不安定的跳動，不知是悲是樂？應該哭還是應該笑？大家互相沈默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們十三個人能跑出了敵人的鐵蹄，而集合在這裏，自己燒飯，照着我們的生活秩序表生活，同時還可以到各農家裏去做一點訪問工作，這的確是可以使我們高興，可以快樂的，但是因為還有九個團員，九個朋友還沒有來，他們到底那一天才會來？那一天我們全體團員二十二個人才能歡聚在一堂？一點把握沒有。在我們大家沒有完全集合以前，我們始終是不會快樂，不會放心，始終擔心着的！

我們天天派人在碼頭上等着，調班的等着，等沒有來的九個人。結果在廿四日的上午，等到了第四批人，和歌詠隊。最可喜的就是最後一批吳哥哥他們，也在當天的晚上來了。當吳哥哥來的時候，我們正燒好了晚飯不吃，吳哥哥來了，大家都

把碗丟了，抱住吳哥哥。跳呀！叫呀！笑呀！把一個飯碗要鬧翻了，嚇得隔壁的警察們都跑了過來，恐怕發生了什麼事。啊！好了，我們孩子劇團在今天終於集合了，我們多麼的興奮，多麼的快樂呀！我們一切的辛苦和疲乏都在那天晚上忘記了。在無意中，我們碰到了一位不認識的先生，介紹我們去找南河唐家閩民衆組織委員會宣傳工作團，因此我們就搬到唐家閩去。

在唐家閩我們工作了四天，演出了八九個劇，每一場有戲劇回演講，歌詠等。每一次觀衆的情緒都很高漲，當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或捉漢奸的時候，往往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台上演員演到哭的時候，台下的觀衆也跟着哭，台上笑的時候，他們也跟着大笑，情形真是緊張極了。當演講人講敵人怎樣殘暴的時候，大家咬牙切齒的非常憤恨。

我們召集過一次全唐家閩各小學校的小朋友們，開了一個聯歡會。在那天，連舞台上也擠滿了跟着我們一樣的大小朋友，我們演了捉漢奸和仁丹鬍子，有些時候

，他們恨不得跳上台來和我們一起玩，同時我們在這個大會上又講了許多的話，第一說明今天我們大家爲什麼要到這裏來集合？孩子劇團並不爲了演戲而來，小朋友們也不是爲看戲而來，我們今天到這裏來集合，是爲了救國，是來討論我們小朋友應該怎樣來救國的。第二，有許多大人先生們說：我們小孩子沒有用，不能救國，而我們小孩子，一定要說：我們是有用的，能救國的，因此我們要起來，用事實來粉碎這些不合事實的理論。第三，現在全民抗戰已開始了，許多的大人先生們，婦女們，甚至於連和尚們，他們都已起來參加這次抗戰，而我們小朋友們方面，在中國還調有一個很好的組織，這是我們小孩子的一個最大的恥辱，我們爲了洗滌這個大恥辱，所以我們趕快要組織起來，用工作表現來洗掉這個我們孩子的大恥辱。然後他們小朋友也上台來講演，說是要馬上組織起來，並且以後要跟我們孩子劇團在工作上取得聯絡，最後我們大家起來唱了幾個歌，我們的會就在這雄壯的歌聲中結束了。

這一次在唐家開工作的效果算是很好，在工作上，生活上都得到唐家開先生們的指示和幫助，這使我們是不會忘記要向唐家開的先生們，敬禮致謝的。

我們的消息，由南通唐家開傳到南通城裏，當時駐在南通的一個一百一十一師政訓處，義勇宣傳隊正在舉行南通兵役宣傳大會，他們與我們去參加這會，因此在第二天的上午，我們就離開了親愛的唐家開，跟着我們的行李小車，依依不捨，向南通城裏奔走，一路上用小車太慢，我們就大夥的幫車夫們拉，在兩個鐘頭以內，我們趕到了十五里路的南通城裏。

在南通我們又出演了三次，南通的先生們，對我們演出的批評說：還好，尤其是一位東北營長，他看見了我們，不覺流淚了，把我們幾個團員抱得緊緊的，說不出一句話！

本來我們還想工作幾天，但因戰事情形的變化，使我們不得不離開南通，但又因汽船被軍用了，我們只得再回唐家開去找船走。

我們到了唐家開，唐家開的先生們幫我們雇了兩隻民船，同時又留我們在唐家開住了一晚，民衆組織委員會宣傳工作團的先生們，還請我們吃了一頓很好的晚飯，飯後我們和先生們排了隊，像遊行示威一樣，高唱着救亡歌曲，在街上走了一個大圈子，歌聲驚醒了整個的唐家開，傳遍了整個的唐家開，在唐家開留下了我們這一羣孩子最後的蹤跡。十二月二日的晚上就走進載着我們向蕪湖去的船上了。

三·八天的小船生活

許立明

十二月三日大早，到大生一廠裏吃了早飯已經是十點鐘了。

唐家開的先生們平時對我們非常的關心，連今天分別的最後一分鐘還是同我們親熱的談着，在一塊兒玩着，因為時間的關係，終把他們趕上岸去了。

他們有的舉起了帽子，有的立正着敬禮，有的揚着手巾，有的搖着手，每個人都是笑嘻嘻不捨的樣子，向着我們誠懇的說：「再會吧！希望以後經常的通信，互

相的報告」。我們非常高興而很快的回答：「好！」「好！」

我們把船頭占滿了，同樣的都舉手相招，站在後面的幾個團員怕岸上看不見，便把船上的遊板拖把都舉起向他們揚舞，有的竟發了狂跳起來了，嚇得船老板大喊起來，「別跳別舞，船要壞了！」但大家不管都張大嘴喊：「再會」，「再會」，「通信呀！」這時我們硬着嗓子無形的唱起來了：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上前線去，大夥兒在一起……」；
每個人的臉上泛出紅的來接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時船漸漸遠了，一個矮矮的團員——曹大慶——跳在船頭上大聲叫道：「在中華民族解放後，咱們再見面」。岸上一陣吼聲和拍掌聲，「好！好！好！」接着又是：「再會吧」！「再會吧」！由遠遠漸漸的模糊而至看不見了。

船雖然不小，但給我們二十幾個人坐起來倒有點兒擠，於是便在船頭上船尾上休息了一會便圍在艙裏開了早會；吃過午飯，因為是我們孩子劇團第四個月的生日

，照例要開一個全體大會檢討這一月來的工作和生活和佈置將來。結果：在戲劇方面，組織方面以及個人方面都有了進步，但是還有很多缺點，在工作的估計上和每個人的扶助精神上都作得不够。

一個船艙搭了三層，每一層是一尺多高，白天是日修工作檯，和飲食檯，晚上便是睡覺的床，船頭成了我們的運動和休息的場所。

在每天早上練音或練歌都要到船頭上去，因為是冬天又是在江北，風特別的大，船板的霜積得多厚，一個不留心或衣服穿少了，便會掉下河去或凍出病來。每人的手下腳上出了凍瘡，每人的耳朵時常失了知覺，有一小團員被風吹了，眼睛紅了一個多星期。

地方小，人又多，所以非常紊亂。我們就把他——艙——分為四部份，依過去所分的四組，每組佔一處。讀書方面由圖書股和劇務部，依每人的程序分配給每個人。這時書籍方面很缺乏，大家互相換來看。因為沿途沒白紙買，讀書筆記也不能進行

，後來大家做在日記簿上，並且在晚會有十分鐘的報告，使大家都得一種新的知識。

日記，因為過去工作忙，沒有安定的地方，都沒有記得完全，大家都抱定了決心補起來。白天大家沒有寫字檯，便把腳站在底下一層，把身子連伏帶睡的倒在上層；晚上趁空的時間，拿一個皮箱或籐包點一枝小洋燭，伏在底下一層，放在腿上寫，結果是補齊了。時常有的人為做日記把腰弄酸把腿弄麻，但大家還是高興得不得了。

每天還有讀劇本：一方面選新劇本，一方面排讀舊劇本，沒有地方便在船頭上去讀。有時大家把放下你的鞭子的一句話來說：「不苦，不苦，苦的生活還在後面呢」，除外在一次講演會裏獲得了一成見與吵鬧的真理和害處「更使一些團員從不好的習慣中轉變好了，更使大家對演講講備得了更多一層。

晚會是早會改的，因為早上要記日記，這一天的工作生活，及計劃都在這會裏

檢討和佈置，是在睡覺前舉行，裏面還有個人談話，吳哥哥曾談過一些時事，講過「吵鬧與成見」的消滅的方法。

除了晚會，在生活方面特別有一個生活檢討會，每組有個小組會，有故事會，運動方面每天有自由運動及呼吸，在下午有一個鐘頭上岸去跑路，幫助船夫拉繃。大家像被關了十年的小猴子，上了岸快活得不得了。因為是荒地，攻山多得很，大家就打起江山來了：一個站在山頂上裝着將委員長吹軍號，一個喊「衝呀」，一個喊「殺日寇呀」，像一羣蜜蜂忽東忽西的，他把泥土從上丟下來，我把石子拋上去，有的被打中了的，就算是日寇，這時吳哥哥替我們拍了一個照。

一路上過了六七天，一個個都於非常高興。在十二月十日過了邵伯湖，向着揚州前進。這已是下午四點多鐘了。

這時候，到了一片荒地，四週沒有人家，老百姓一個也看不到，只是零落的兵士奔跑着，有的招呼着，河裏也只有兵船，黑粗粗的煙在飄動着。一切的景象給大

家的心裏反映出來的，只是一個靜。我們在船頭上望着這沉寂的一片。第二天到揚州，表面上看不出什麼，河裏的擺渡人還是滿滿的。

同樣要回縣政府去和教育機關，要求具體的指示我們的工作，路線和幫助。進城裏時，十家店倒有九家上了板門，街道上行人稀少得很，像陰曆過年的那一天樣子，學校連教育局都無人，只好到縣政府去。

到了那裏我們要求給我們一個證明書和路線，他們叫我們到民衆組織委員會去以後再來，我們便到那邊，那位先生便在門外叫了一個兵士告訴我們的路線是「由泗源溝至六合，再往全椒安慶」，因為我們看到民衆沒有，工作問題就沒有提出來，後來又到縣政府去，把經過告訴了他，他說可以的，然後便給了我們證明書就回來了。

那時敵人已經向首都進攻，因為報紙沒有，也不能作詳細的估計，就大胆的在下午開船了。

的確一路上除了有幾間房屋和兩旁的樹木外，什麼也沒有，一條運河只有我們的船在蠕動着。

走了不多遠船停了，又是「扣」的步槍聲，每個人感到奇怪都出來望。是我們的船被封了。步槍聲是威嚇另一小船靠岸，真可憐，那個船夫被一個兵士用鎗腿在背上亂打，而那個船夫只是望他叩頭。

經吳哥哥去交涉沒有結果，要等他們的隊長來。

天黑了，隊長是沒有來，南邊的砲聲響得很厲害，「轟」的一聲，在這夜裡是特別響，而大家都有點奇怪。

月亮很明亮照着幾個守衛的兵士，顯得雄壯，這時我們的晚飯才放碗，前面有一羣從前線下來的兵士說：『前綫只離此九里』！這個時候大家聽了像冷水澆息了火一樣的突然沉靜下來，而感到緊張，接着炮聲更響，機關槍也隨着「咯咯咯咯」的叫了起來。

吳哥哥想到我們二十幾個人，在這個人心不安定的環境下，要跑回揚州去，路這樣的長，這樣荒涼，是不是會少一個或病一個，不走，敵人是不是會進攻過來，這時他不聲不響的低頭看着我們，不覺的從眼睛裏掉下眼淚，一點一點的，好像浸入了每人的心而感到悲傷。

一個團員出來說道，「吳哥哥不要哭，哭是沒有用的，我們要馬上想法做。」一個說，「吳哥哥不要哭。我們不怕的，月亮這樣亮，趕回揚州去，馬上帶東西。」吳哥哥站在那邊，像被打了似的，在那裏想着。

大家的一切成了一個，有的忙理行李，有的忙搬，有的忙守，每個人的影子，被月亮射在地上，真使人說不出的難過。而且步鎗聲聽得很清楚，機關槍聲更密切，前面的火光極淡淡的成了濃厚的，再加上狗叫，什麼都是緊張的。

行李股整理了一些書籍，一些被頭，道具，服裝，因為太多了沒有辦法，咬緊牙根把牠丟掉了。每個都拿了自己拿的東西，準備着出發。

曹大慶發了神經病，手裏捉着包袱，捏緊了拳頭對着前面大罵着：「他媽的都是你們這些東洋小鬼叫我們這樣子來！他媽的，你來，老子不打死你！」說一句進一步，眼淚一滴一滴的滴在身上，大家都去勸告他，卻不認識了我們。

吳哥哥在月光下召集了大家談話，大家把他圍在中間，一個個都靜靜的聽着他很悲壯的說：「這次的時局變化太厲害了，我是要負很大的責任，但我們要奮鬥下去，雖然說是不怕苦，但是沒有吃過苦，在這一段路程不知……」說到這裏吳哥哥便很痛心的哭起來了，而大家也被感動沒有那一個不流淚，越是親愛的團結，接着吳哥哥又說：「希望到徐州，到漢口不少一個，不病一個，好，馬上走罷！」這時除了親愛團結外，沒有別的話別的动作了。

四·走吧！走向不知生死的運河車站

傳承謨

吳哥哥話講完了，行李股馬上分配各人所拿的東西，沒有一個懶惰不拿的，分

配好了，各組點名之後，「一，二，三」一聲，措的措，拉的拉，提的提，自然集成一個長的隊伍，（有國民歌詠救亡協會宣傳團第三隊，余先生，我們）在月光下，高低不平的泥地上，向揚州城走了。

機關鎗聲，步槍聲，就在後面不遠的地方響，而且比以前響的更厲害，更急迫了！大家很驚慌的，以為東洋鬼子就在後面追上來了似的，半個天空，都映得通紅，真是緊張呀！每個人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拚着一切的力量向前走。

他媽的，江北農村的路真不好走！有時自己不覺的踏到底的地方，全身顫抖起來，打一個寒噤，晚上又冷，走路，拿東西，還有大家都學着鄉下人挑東西「哼哈哼好」的哼着，倒也不大覺得冷了。

一個九歲的小團員雖然拿得不像大的那樣多，可也拿了一個包袱，他督促大家向前走，而他自己也很神氣的走在人家前面。幾個大的孩子，挑的東西太重，壓得身體也彎了！當停下來的時候，大家也就不顧一切的躺在田裏，向着天歎氣，又亂

罵東洋鬼子和民組會那傢伙的壞蛋，要是東洋人來，要一棒打死他！路上的人問我們什麼地方來的，我們一一告訴他，他們也要打東洋鬼子！

我們雖然停的很多，可是走起來也很快，我們還談着這一次的事情：「噫！苦苦不苦！不苦！苦的還在後頭呢！……」我們覺得一點不苦，正相反的，有這樣的環境，才能鍛鍊我們。「今天月亮小姐真幫忙，照着我們前進，……」我們俏皮的說着玩，但是談話的確可以幫助跑路，我們已經走了五公里多路到揚州的又峯塔了。

大家坐在地上等着，吳哥哥同郭先生（同行的歌詠隊隊長）去找小船，等了兩點鐘，沒有成功，真冷呀！看大家都凍得發抖！牙齒「咯咯」的在打架，兩條腿老是不聽話的抖着，真難熬呀！有幾個團員也倒在地上睡着了，霜打着臉上，像涼水般的，月光照射着每個人枯黃的臉上，更顯得慘淒，後來當地一個老百姓，看我們沒有地方睡覺，領我們到文峯塔寺去，可是那位老和尚嚇死了，不敢開門，又等了

很久，經過領我們來的人解釋，才讓我們進去。

外面四槍聲，嘈雜聲，還是很清楚的聽見，大家衣服都沒有脫，同時，大的孩子都守夜，兩個人一班，兩個鐘頭一換，有秩序的，安靜的守着我們的夜，在睡去的時候，「……媽……逃呀！……快點！快……」嘈雜的聲音，總是不停的在耳邊響過去。

——這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值得紀念，偉大有意義的一個日子。

第二天剛亮，就由最後值夜的人叫起來，船沒有，還是沒有！老和尚燒了開水給我們吃，一人吃了兩個大餅，每個人都奇怪得很，好像覺得還有一件東西壓在背上，用手摸摸又沒有，真奇怪！吳哥哥又派大的孩子，到昨晚被封船那兒拿我們的東西，結果說是情形更緊張，一箱可愛的圖書，也被「丘八」燒了，這是最痛心的事！拿回來只有兩個空箱子，我們又把行李大大地整理一下，道具，服裝，幾條被頭，和一些衣服，箱子都丟了！

我們又向仙女廟趕路了，不想今天剛把繩擔在背上，便隱隱作痛起來！肚皮也叫了，兩個大餅怎麼够呢？走上了仙女廟大路，看到從施家橋前綫退下來的兵士，正向六合接防，大大小小逃難的老百姓，像螞蟻樣擁到揚州那邊去，這種情形，看了真使人悲憤！

大家今天疲倦極了！好像今天措四東西，比昨晚重，其實已經輕得多了，走了二十多丈的路，又停下來，多糟啊！嘴裏只是叫着，「太重了！太重了！」但是我們停的時候，都是集攏在一起，有時小滑稽家——曹大慶也做點滑稽，引大家笑起來，吳哥哥常說幾句動人，鼓勵我們的話，這生活，我們覺得有意義，有價值，有興趣！

「拿不動了！」大家說着，又把各人的包袱都丟了！衣服就是身上幾件，到仙女廟有十八公里，才走了一半，敵人的飛機又來了！轉了半天，還好沒有下蛋！路旁一堆一堆的退兵，我們停下來時候，就和他們談話。

我到了一個收容所，停在那兒休息了很久，我們感覺到沿路救亡團體不比難民方便，因此要求難民當局發了一個所謂「難民證」的布條，這可以便利一些。在這兒會到了三位很好的工友，我們高興極了，他們願意跟我們走，願意幫我們忙。

每個人吃了三個大餅之後，三個工友挑了很多東西，這才很輕快的走，「這樣一天可以走一百里，天天走也沒有關係」，我們興奮地說，這時已三點鐘了。

走的很快，也沒有多停，背後隆隆的砲聲，不斷地響着，聽說這時正是日本鬼子進攻揚州的時候，跑到天黑，到了離仙女廟不遠的龍川鎮，找到了一個臨時收容所，「難民證」不用說，就住下來，大家就倒在一個茅棚裏鋪了一點稻草的地上。

常常看見那些文學家描寫餓的時候，要「咕咕」叫的，的確不錯，一點不錯！我們這時都在叫了，收容所說有一點稀飯，一點鐘，二點鐘，還不來，很多團員都躺下去睡了，吳哥哥沒有睡，替我們蓋被頭，像慈母樣照顧着我們，真氣人！等了

三點鐘，飯來的時候，很多人都睡熟了，又難得的爬起來！像餓了的老虎，一見了吃的東西，生吞活剝的吞了一點稀飯，行李股把被頭鋪好，又疲乏的呼呼地睡下去了。

十三日一早就爬起來，一人吃了四個糯米糰，行李股把被頭打好之後，「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報數：……一，二，三，……：……二十二」一個不缺，一個不少，還是我們這二十二個孩子，「向右轉開步走」，我們又向邵伯趕路了。

這次走的成績算最好，到邵伯有十八公里，下午一點鐘也到了；在黃記字會吃了一頓稀飯，找到了二條小船，向青江浦去了，——這，總算不走路，又過船上生活了，船走得很快，可是太小太儂了！我們這二十幾個小家伙，坐在裏面，弄得滿身是灰，而且動也不好動。

走不多遠，碰到了軍委會運輸大隊的四位先生，他叫我們搬上大船，那小船給了一點錢回去了，大布帆撐起後，順利地，飛快地向前駛去了。

船在黑夜裏走着，只聽見「嘩嘩」的水聲，兩岸的燈光，一顯一隱的，也聽見遠處的狂吠聲，從月亮射出微弱的光下，看到船老板沒精采地搖着舵，這船是被封的，他大概在思索一切吧！每個人靜靜的坐在板上，動也不動，只是看着四位先生談笑。

睡覺真擠死了！不到兩尺闊的一隔船艙，要睡四個人，再有上面一層，把板鋪起來，是一點看不見，總是一團烏黑，上面一層的人一動，灰塵像雨掉下來，空氣更不通了，大概再犯多大的罪，不會做這一種地獄吧！船頭上也睡了人，用一張蘆蓆遮在上面，就這樣睡了。

一早就聽見四位先生的大京班，小調，笑話，半夜他們也講話，真吵得我們不好睡覺，我們有什麼話好說呢？我們想四位先生這種生活不嚴肅，「鳥兒郎鐺」的，是要改的。

在這船上吃的是乾糧（大餅饅頭），天天是乾糧，我們裏面，雖然大多數是南

方人，可是吃麵還吃得來，每天是兩頓，開水也沒有充分的吃，甚至有沒有吃，以致大便也不大方便，而大便地方就是船尾，有的怕在河中，只好忍着。

自修的地方更沒有！墨水沒有地方好放，鋼筆少，又弄丟了幾支，日記，文章，不能寫了，空的時候，幾個人合看一本書，或者看舊報紙。

沿路報紙也看不到，就是有也不過一點抽象，零亂，很久的消息，大家對於時事問題，都好像關在罐子裏，這時吳哥哥將所看到的，聽到的消息，集攏向大家講過，還簡單，明顯的分析了；第一組第二組討論了抗戰時期六種人態度不對，最後討論了站在我們做救亡工作的立場應有的態度。

我們是一個工作團體，我們沿路都要工作的，可是各地縣政府的回答總是：「沒有辦法了！我們也宣傳過了！沿用！他們不聽你……」而我們看到的老百姓就是逃難，逃，逃，別的沒有！我們只好不工作了。

十五日歌詠隊也從小船搬到渡上來，這樣更擠，船尾也睡人了！

十七日到青江浦，碰到了省立化裝宣傳隊，這是唐家剛一位先生介紹我們的，他們答應我們兩個團體坐船的問題，結果我們坐了二條船（二十五人）宣傳隊坐了二條船（十九人）歌詠隊坐了一條船（十人）這樣生活比較舒服了，購置股買了很多米，山芋，柴，油鹽，兩條船上各照着人多少向伙食股買吃的東西，自己向船家借燒飯吃飯的用具，我們又在提心吊胆的情緒下，恢復前一次船上生活的秩序了。

大家就在直不起身來的艙裏，十幾個人合用了六七支鋼筆，一瓶墨水，二個人用一本練習簿，或用紙頭寫，剩下幾本書的情形之下，我們潛埋着頭，彎着腰，把本子添在膝上寫讀的自修着。

晚上船靠在一起，我們兩條船上的人會在一起，好像一年不見的好朋友又會面了，晚會的時候，互相報告生活，工作，真有趣呀！這時吳哥哥又向我們談了幾次話，開了一次幹事會，還開了三個團體的聯合會。

沿途上，人很少看見，荒僻得可怕！我們担心着土匪來搶來胡鬧，我們向船家

談許多救國的道理，他們非常贊成，很愛護我們的，我們得到很多好處與便利，而我們每天都有幾個人幫忙拉繯，參加船上生活。

船走的太慢了，二十三日下午才到了礮灣，我們現在是漸漸經北方走，真有點北方氣味，大風一天到晚括着，我們洗臉手巾掛在外面，五分鐘就凍硬了，船板上都結冰了，一不小心，就要滑下去洗澡，很多人脚上都生凍瘡了，還有我們出發內地來，也沒有洗過澡，換過衣服，你看，每個人衣服白的都變黑了！每個人身上都有蚤子，上海人講「老不蚤，」啊！孩子劇團，簡直是個蚤窩！

山東船老板（歌詠隊那船上的）要討老婆，因為他們這幾條船都是一起的，要四條船辦討老婆的事，礮灣離運河站不遠，叫我們并在一條船上，還請我們吃喜菓，二十四日早晨五個船上的人，集中在一個大船上，連船家有六十個人，坐也坐不下了。

船開了，人坐不下，很多上岸去打繯，一條多麼長的隊伍，逆風船是最難走了

！「呀呀」的大風，吹在臉上好痛，身體也吹歪了，幾乎把人拉到河裏去，雪珠也下了，打在臉上，像針刺進去。

晚上到了鄆縣，岸上也沒地方住，當地政府機關也找不着，六十個人在船上坐也坐不着，那談到晚呢？經過互相諒解，佈置，倚着，倒着，擠着過一夜，——這是全船上的人，從媽媽肚皮生下來的第一次。

清早吳哥哥，交際股股長，化裝宣傳隊，歌詠隊，一齊出去，找到了連河車站，大家算安心一點，整着隊在大風中走向連河車站了。

五·從連河車站到鄭州公演

林犁田

一·到了連河車站

到了連河車站，我們把包袱，被頭，解下擱在站長房間的門口。望望裏頭，却一個人也沒有。但是還有一張木板床，和一些零亂的稻草。站在外頭，真吃不消，

風，括得那麼利害，每個人都縮頭縮頸，耳朵，脚尖，像針刺樣地疼痛。

「站長找着嗎？」一個團員問交際股小林。

「找不着，我找了好幾個房間，都是空的。一個鬼影子都沒有。」交際股小林不很高興的回答。

「吳哥哥不知道怎麼弄的！人家等了這麼久還不回來，站在這裏真冷死了。」最小的一個團員打着寒顫說。

的確，等這麼久，吳哥哥還不來，恐怕是出了事吧！我們真有點兒着急。

「哦！吳哥哥從東回來了。」在揚州五里庵那次緊張的夜裏發過神經病的曹大慶又跳了起來說，還用手指着給大家看。

「吳哥哥，……來呀！快來，……」我們歡喜死了，好像是久別父母，一旦重逢的說不出的那種快樂。

冷得發抖，耳朵，脚尖，疼痛，這時却毫不覺得。在車站候車子的人們，很奇

怪地蜂擁似的跑出來看我們。

吳哥哥手裏捧着一個小草包，後面跟着一個老頭兒，他緊緊地抱着一個大的草包子，在我們面前放了下來。

「得了，這是饅頭，這是大餅。」滑稽家奚立德鬼頭鬼腦地伸了伸舌頭，手指着草包說。

是的，昨晚我們每個人只吃了三個大餅，起來的時候，肚皮已經咕咕噥噥地叫了一個早晨了。我們聽到奚立德說是饅頭大餅，都歡喜得跳了起來。

「吳下波，王世英，……」伙食股喊着名字發大餅和饅頭。

每個人得到一個饅頭，兩個大餅。我們好像是剛從牢監裏出來沒有吃了好幾天飯似的，拿着就大口的往嚙吞。這個時候，迎面來了一個警察樣兒的人，他很仔細的問我們的來歷，他的眼光注射到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又把我們的證章翻了兩翻，沒有說什麼話，轉過身就走了。

我們吃好了饅頭，大餅，正要去喝開水，突然地那個警察樣兒的人又來了，還帶來了一個老先生，他很客氣的招呼着我們到他家裏去歇一歇。吳哥哥看了看他的證章——隴海工務第二分段段長——和他說了幾句話，就馬上叫我們把東西帶着到他家裏去。

到了他家裏，他派人去買了一大籮山東饅頭，燒了很多的稀飯，請我們吃。同時有很多的人來看我們，我們要找的那位站長他也來了。在段長家裏，我們住了兩天等車子；這兩晚我們都沒有好好地睡過覺，因為早上兩點鐘就要到車站等車，可是，一次，兩次，都是使我們失望。

第三天的早晨，財政部稅警團高射機關槍連的吳連長來找我們到他的連部裏吃飯去。他領我們沿着鐵路走。在鐵路的兩旁，有着許多光禿禿的枯黃的樹，田裏幼嫩的麥苗像孌姑娘樣地站不起勁兒，水塘結着幾寸厚的冰，我們抬起石頭往水塘裏擲，——叮噠，叮噠……——石頭在冰塊上打滾發出來的聲響。在遠處的一棵光

禿的樹底下，有一個兵士攔着釘桿一步步的走來走去。我們轉了一個灣，走上田野裏狹小的泥道，往那攔着釘的兵士那兒走，在那棵光禿的樹底下有個挖好了的火坑，中間裝置着一挺高射機關槍，吳連長跳下坑去，轉動高射機關槍，告訴我們怎樣射擊，怎樣瞄準，怎樣裝子彈，……隨後他又領我們往籃球場去，跟高射機關槍的弟兄們賽籃球。真糟糕！我們真有點兒慚愧和害怕，我們不熟練，個子又矮小，怎麼能夠敵得過那些高個子，又熟練的大哥哥們呢。他們一再的要求我們，沒有辦法，只好來吧，吳哥哥挑選了五個無名小將「噫……一開場了，你搶我奪的爭了二十分鐘，結果，我們却吃了一個大鴨蛋。

在連部裏吃過了飯之後，吳連長在空場上召集了一連弟兄，在等候着看我們的表演。健身股馬上召集我們排隊到空場上去，在路上，我們遠遠地看見高射機關槍連的弟兄，嚴肅的，整齊的，站在空場上的一隅，我們到達空場的時候，吳連長喊弟兄們向我們敬禮，我們也向他們還禮。隊伍站好了，首先由吳哥哥講話，繼續就

唱歌：義勇軍進行曲，流浪兒，中華民族不會亡，大刀進行曲……（增揮是歌詠隊的郭先生）歌聲傳播到農村裏，一大羣小孩兒，老太婆，小姑娘，老頭子，還有抱了小寶寶的年青的女人，都圍繞在我們的身旁。演的劇是捉漢奸，在演的時候，他們很凝神的看。因為天色晚了，不能多演，我們就做個結束，整隊的向段長家裏走去，高射機關槍連的弟兄們用嚴肅的目光看着我們，小孩兒跳的跳，叫的叫。老頭兒……像木雞樣的在呆望。

我們到段長家裏，看他跑來跑去，翻來翻去，很驚慌的在忙着收拾，捆紮他的傢具等物，說是恐怕在火線打散了的兵士來騷擾他。爲了這件事，吳哥哥走來走去佈置了半夜，不過當時我們還是慎重。時鐘鼓過了兩點，吳哥哥喊我們起來，行李股在包紮被頭，各人檢點自己拿的東西。一次，兩次，都乘不着車子，這回再等下去可不行了。吳哥哥召集我們商量了一下，不管段長站長是否找着車子，我們還要走的，當時銀錢股發給每人一塊錢，是預備我們在擠車失散的時候用的。

交際股小林，打發有電回，往站長家裏去，我們連忙披頭，包袱，攆上肩背上，在等候着交際股小林的回訊。吳哥哥叫我們排隊到站長家裏去，在外頭走真布得，要死，在站長家裏却感覺是另外的一種滋味——暖。這時我們都像懶豬似的背靠着呼呼地熟睡了。天亮了。站長還沒有醒，交際股小林跑進他的房子裏，「站長，站長……」一聲聲地喊。這時站長不言主的被喊醒過來了。他揉着惺忪的眼，望了望交際股小林說道：「還沒……車子。又閉上眼了。交際股小林沒氣氣的掉過頭走出房門，他伸了伸腰，挨着歌詠隊的一位先生的背後，他担心，担心着大家……任給他做的事不能辦到。「嗚……」火車汽笛響了，幾乎震破了交際股小林的耳膜，他嚇了一跳，不管三七二十一推開門就跑進房子裏去，——站長，站長，……火車來了，火車來了……——交際股小林很心急的喊了一些時候，好吃力的才二次把站長喊起來了，站長縐着眉頭，慢慢地穿衣服，襪子，鞋子，真使人家有點兒不耐煩。

車子找是我着了，可是，講起來真倒霉，找着的那掛車子却是不通氣的悶車子。我們三十多個人全都擠在一塊，（連國民歌詠隊）車子四面都堆滿着站長和段長的傢具，站也不好站，個子比較小的團員就鑽進傢具旁的窟窿裏坐着，靠着。有些團員爬到傢具頂上去。真糟糕！車還未開動，車門就被鎖上了，裏面都是一陣陣的煤油氣味，嗅不慣的人，頭會發暈，嘔吐，我們有些團員因為嗅不慣，頭發暈了，哎呀！哎呀地叫了起來。「小便」這倒是一個大問題，窗戶都沒有，小便的地方那就更不用說了，尿真要急出來了，有些團員忍不住，就貼着鐵板門撒起來了，我們男的還比較方便些，那些女的團員倒有點成問題。我們關在悶子車裏足足有四個鐘頭。

二·在空襲下

車到大湖站就遇着空襲警報，火車頭走開了，只丟下了車身子，嘩啦，嘩啦……，一時鬧得翻天覆地，車上的乘客都很慌忙的把行李往地下搬，登在車上是不

妥當的，反而只有危險，在人馬慌亂的時候，我們都跳下了車子，行李股在車上一件件的把行李往地下拋，一刹那，被頭，包袱，我們都揹好了，各組的組長領着他的組員向徐州的路上走，走不到幾步路，「嗚……」敵機來了，一架架的在我們頭上盤旋，不得了，我們恐怕給它（敵機）發覺，馬上就散開，有些伏在地下，有些躲在枯黃的樹底下，一動也不動，有些團員覺得好奇怪的仰着頭，睜大着眼睛牢牢的釘着它（敵機）。「杭杭……」敵機一架一架的直撲下來。「死了！死了！我們沒有希望的閉住了眼睛在想。「轟，轟，轟，」我們聽到三個炸彈的響聲，直到聽不到飛機的聲音時，我們才睜開了眼睛，「沒有死，沒有死。」我們跳起來互相慶賀。轉過頭看一看，附近的一個村子，粗大的樹……都被炸得粉碎，瓦礫，爛泥……向四面飛濺。「轟……」遙遠傳來的轟炸聲，高射砲，高射機關槍聲交錯着，匯成一個驚人的龐大聲響。「不怕，不怕，這還是我們第一次的遭逢。走，走，走，它（敵機）來了，我們就避一避，它（敵機）去了，我

們還是趕我們的路，管他媽的炸不炸。」我們一時議論紛紛的，你說說，我講講，每個小小的臉兒流露出忿恨和興奮之色。要走十幾里路，沒有吃過一點東西，有些小團員在叫餓，沒有力氣走路，不用說小的，就是大的團員也同樣地叫餓。前頭的一個小村子，有幾個烟鹵在冒煙，我們想最好在這個小村子裏能夠找到些吃的東西來填填肚子。果然的，還可以吃到些充飢的東西，我們都歡喜得跳了。伙食股發錢給我們分頭去吃，這兒賣的東西很貴，而且我們每個人不能吃超過六分鐘。像水一樣的稀飯，他媽的，碗邊還積着許多的灰，別人家吃過的筷子，洗也不洗，誰敢吃？不用說吃了，就是看見了也要眉頭繃，這個還算是鄉下頂刮刮的火食物店子呢。

在路上我們走了兩個鐘頭的光景，趕到了目的地——徐州。「嗚……：……」突然地空襲警報又響起來了，他媽的，紅尾巴的太陽機又要來轟炸了，真作怪，它（敵機）好像是老早就曉得我們要到的地方，牢牢不放鬆的釘住我們。穿黑大衣的警察先生急死了，跑那兒又跑這兒在禁止行人跑路，我們各組組員都分散開，躲進防空洞裏

。「轟……」敵機又在施用殘酷的手段來慘殺非戰鬥人員，和摧毀我們的建築一切的一切了。老實說：——中國的物質建築，你是可以摧毀破壞無餘，但是，中華民族被壓迫的奴隸粉碎枷鎖鬥爭的堅強的意志，是炸毀不了的。——警報解除了，我們的隊伍都走散了，找不着，就只好各走各的路，不過我們認定了一個目的地——民衆教育館。在民衆教育館，我們的團員一個，兩個地絡續來了，當這次緊急而危險的空襲降臨到我們頭上來的時候，我們的團員却一個也沒有少，反倒增加了我們許多的防空知識。

三·要求工作被拒

我們爲了要取得工作的方便，就派了交際股小林去跟民教館的館長商量，接洽，要求他給我們在這兒（徐州）佈置工作。說起來真氣人啦！他不但是拒絕了我們佈置工作，還板起了臉孔兇抖抖的叫我們馬上離開徐州，用空襲的危險，此地就要變成戰區等話來欺騙恫嚇我們。有位教導部的先生，看了館長的態度，好像是不大

過得去，對我們很表示同情的樣子。他對館長說：——我們雖然是不需要他們工作，講起來也該得幫助他們一點。——這時館長好像是不大好意思的，就叫了一個人去拿五塊錢給我們，囉哩囉嗦的派了一個人跟我們找車子去。館長既然是這樣的回答，同時表示了對我們要求工作的厭惡，我們也無可奈何，也無需要多留。我們提好了行李物件，從低到高的排成了一個長的行列，在崎嶇的路上前進。當我們到車站的時候，在我們後面擁上了幾個穿軍服的青年——第五戰區青年訓練班，他們匆匆忙忙的喊着找吳哥哥。

「你是孩子劇團的團長嗎？」他們其中的一個問。

「是的。」吳哥哥很誠懇的點着頭回答。

他們立刻和吳哥哥握手，還談了半個鐘頭話，他們的意思是留我們工作幾天，他們告訴我們許多的事情，民衆教育館的館長拒絕我們工作的原因，就是恐怕我們在進行工作的時候要找他，麻煩他。原來是這樣，哈哈：……我們大笑了起來。隨

後又來了一個穿西裝的先生，他是民衆黨員委員會宣傳部的負責人，他也同樣地告訴我們：——那個館長是民衆動員委員會負責組織部的事情的，因為你們工作起來，他的事情就稍爲會多一些，組織部的事比較平常會繁重一點，所以他就不高興，厭惡你們進行工作。——呵！不過是如此，什麼組織民衆，……：全是騙人的東西，一切的馬蹄都露出來了。這一次給我們多增加了一點見識，我們沒有怨恨他，我們感覺到自抗戰以來，整個的政治機構未免還有些問題，像館長那樣的人多着呢！藉了長期抗戰的名義來欺詐欺騙老百姓的官僚份子不知有多少，像這樣的人，不單是他個人有問題，而是整個國家民族的不幸，在持久的抗戰下去，像這種種的不良的官僚份子，一定要把他清除出去。腐敗的，不健全的政治機構非來一下革新不可。對後來幾位先生的熱心，我們是很感激的，我們不應辜負他們的好意，這一次我們沒有工作，實在是對不起那幾位熱心的先生，對不起徐州的民衆，對不起全國的同胞。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失敗。可是，在當時那種情境之下，真使我們難以

辦事。

四·到鄭州工作去

鄭州，鄭州，到鄭州去。在車站上，我們得到救護隊的大哥哥們幫助，很快的把行李全都搬了上車，在車上我們認識了兩個團體——除了救護隊，還認識了平津流亡婦女服務團。在車上吃不到飯，只是吃大餅，睡也是沒有好好地睡過。我們三個團體互相地交換着學習，你教我唱新歌，我也教你學新歌。（我們需要戰爭這個歌，我們是在車上學會的）我們自己也看些報紙和別人家借來的雜誌，在車上除了唱歌和看報看書外，真無聊極了，車上的人又是那麼擠。

我們到了鄭州，就去找警察署的戴署長，隴海鐵路管理局的孫主任，他（孫主任）代我們找了一個住宿的地方，——隴海花園大禮堂——給了我們很多的方便，他介紹我們到隴海特別黨部接洽工作。特別黨部王委員很客氣的，摸摸我們的頭，問我們走了這麼遠的路，辛苦不辛苦？也講了幾句鼓勵我們的話。接着吳哥哥就跟

他談關於我們工作的問題。他很願意幫助我們。隨後派了一個姓章的先生經常來招待我們，幫助我們佈置工作。我們沿途走了好長的時間，每個人身上都髒得要命，沒有洗澡，衣服沒有換，……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天我們都通總動員去洗澡，洗衣服，剃頭……做着整潔的工作。在鄭州我們計劃工作三天。正月一，二，三日的時間，我們用來做各種的準備工作。道具服裝……各股都在忙着，你找道具，我弄佈景，天幕，佈置劇場，他調顏色。排戲的排戲，對詞的對詞，各做各的事情，沒有一個人敢偷空，如果有人偷空的話，大家就嚴厲的責備他。幫助咱們的游擊隊這個新劇以前我們排也沒有排過，這一次只排了兩回就上演了。這一次公演，我們是不再備賣票的。爲了適應當地的環境起見，我們也只好賣票。這兒（鄭州）的民衆有一種特殊的形態，就是不賣票他們不敢來看的，他們以爲像這種大的場所，他們是不可以進去的，不是給他們看的，他們沒有福氣，前次抗敵演劇隊第二隊到這兒（鄭州）來公演，始初不賣票，看的人很少，後來賣票，看的人比前次多了好幾

倍。——這是抗敵後援會告訴我們的。公演了三天，我們賣出了四千多張票子。（大人一角，小孩五分）我們到過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附設的流浪兒童收容所裏演過劇，給他們講演，個別宣傳，他們都很興奮，他們的隊長說：從今天起，我們要學你們一樣的，自己管理自己，不要大人來管理我們，我們自己過有組織的有紀律的生活，我們要拿出我們的力量來，給瞧不起小孩兒的大人先生們看，我們小孩子是有力量的，小孩子是能夠救國的，謝謝孩子劇團給我們表演，教訓。扶輪第一小學的小朋友們買了好多的東西送給我們 牙刷啦，襪子啦，她們講看了我們表演後自己的感想，……並且還做了 個遊戲：——辟拍，辟拍，蓬，辟拍，辟拍……蓬，不怕風，不怕雨，孩子劇團 打到東京，全國的小朋友，打到東京。（她們還做有手勢）——「對……我們真高興極了。她們也說：回學校後她們也要組織一個團體，像你我一樣地去做宣傳工作。我們要離開鄭州的第二天，買了一點簡單的餅，招待報館，學校，各界的先生開一個茶話會，給我們這次工作的批評，和

指教。在這次工作裏，整個說起來，我們的工作是失敗的，像街頭宣傳，文字，口頭，漫畫……我們實在做得太不夠，對外界的接觸是做得太差，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太相信別人家了，什麼事都給人家辦去，因此碰釘子和上當的事就特別多，反過來講，我們這次工作確實是感動了許多人，小朋友不必說，就是大人也受了我們很大的影響。在這兒還要提一下的，就是有一個大人先生，假冒了「孩子劇團」總團長的名譽，（總團長是什麼意思？我們真不懂）到處騙人家，出風頭，——這是事實，不是吹牛，在我們要走的那天夜裏，他對我們說，有一個地方需要我們去表演，後來又跑到扶輪中學去說，他是，「孩子劇團」的總團長，預備領他們孩子劇團——到這兒來表演。扶輪中學的朋友問我們是不是還有一個總團長，怪了！怪了！我們真弄得莫明其妙，什麼地方來的總團長呢？我們敢說，這種人太不要臉了，試問他是不是真的要來幹救亡工作的，我們覺得真無聊。

六·想到武漢走向武漢到了武漢

羅真理

夜是那麼靜，享福的人們，正在鼾鼾的甜睡；天上的烏雲，是一片青灰色，雲旁邊的灣月，金黃色的嬌身是多麼的美麗啊！月邊的星，像水晶一樣的亮，反照着整個大地。野外的狗，汪汪的亂叫。這些奇怪的東西，伴着這個靜悄悄的夜。在這個時候，一羣滿懷熱血的小朋友，老太太，先生們，武裝同志們！正看完一羣沒有爸媽的沒有家庭的窮苦孩子的表演，在走回家去。熱鬧的鄭州花園隴海大禮堂也就消沉下去了。我們都到化裝室裏下裝。這是我們在鄭州公演完畢的一天。雖然臉上顯着很疲倦，但是心裏却好像放了一個大担子樣的快活。

九號那天，天像魚肚皮那樣顏色的時候，「快起來！快快快，快點！」值日生叫了以彼，行李股又叫了，「我要捆被頭了」，原來今天要上武漢去，大家起來後，手忙腳亂的整理東西；行李股分配私人包袱自己拿；大的行李，隴海抗敵後援會

替我們雇了車輛，先裝到小漢站。我們自己排隊走到車站，聽說火車還沒有這樣早來，肚子又在咕咕的叫，所以又排隊到館子裏去吃飯。吃好了回到車站，行李股去過磅行李，掛了行李票。噹噹！噹噹！我們走進車站，到上車的地方去，原來是兵車開了。等了一會，有一個救護隊同童子軍戰地服務團，是上武漢的，同我們談了一談，知道我們是孩子劇團所以很同情的。十二點半的光景，噹噹，噹噹，車子真的來了。哎噫！人像潮水一樣的湧，小的團員由救護隊的先生抱上去；大的團員從車子的窗裏鑽進去。這時車裏連雙腳都放不下。半個鐘頭的光景，「蓬」的一下，噹噹，噹噹，噹……車身移動，就這樣離開了鄭州。

剛離開鄭州的時候，有一樣東西佔據了我們每一個小朋友的頭腦。這樣東西是什麼呢？說出來也許很好笑的吧！就是似像武漢究竟是怎麼樣的，還像上海那樣繁華複雜呢？也許像上海一樣的有電車，還有又滑又亮，又闊，又大的水門汀馬路，踏上去脚底心一點都不痛，還有幾十層樓高大的洋房，不知有沒有像上海大新公

司那麼漂亮的大公司？更不知武漢租界當局對於做救亡工作的人是怎樣的態度？從前上海有許多先生已經先到了武漢；假如我們再一到，關心我們的先生同孩子劇團相見的時候，那種說不出的心情，一定興歡喜得跳得萬丈高吧！大概走來走去總會碰着熟人，更想像武漢的小朋友是不是同我們一樣有了組織，情緒高不高，歡喜不歡喜……呵！太多了，這些都是沒有到武漢以前的想像。

我們車子上吃的是大餅同山東饅頭，一組吃一杯開水，你一口來我一口吃的。吃飯的問題解決了，睡的問題又來了，有的團員沒日坐，坐着的是你靠着我的頭，我靠着你的肩，剛剛眼睛合攏，給腳麻痺了；剛剛眼睛閉攏，又給屁股痛癢了；睡着了一會兒，風又不放鬆你，又把你冷醒了。好容易混到十號，坐在車上無聊得很，人又複雜，嘩啦嘩啦的鬧，看書沒有心思。一直等到天晚七點多鐘，方到大智門車站。於是每人抱了一顆跳躍的心，跳下火車，哈哈！算我們第一個目的地「武漢」到了。

進了大智門車站，碰見一位來接我們先生，吳哥哥同他談了幾句，就雇了人力車，一拉拉到洪益巷培心學校。搬了東西上樓，在一間房裏休息，吃了一點茶，就上麵店去每人吃了一碗麵，又回到學校，大家準備睡覺。因為行李掛了票子，沒有拿到，向外面店裏去租，化了一毛錢一條，結果只租到了八條，二十四個小朋友，大概因為身子太疲倦了，像豬樣的倒下去就睡熟了。

以後有許多先生來看我們，同時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指教同批評。我們應該把它保存起來，同時更應該在這裏感謝各位先生的。

自從和武漢見面後，給我們的印象很深，聳得那高高的大廈，立在我們的面前，大百貨商店的市窗裏，掛着什麼絨……什麼皮，火光樣的電燈照滿了這個武漢。站在馬路中間的警察，穿着黑呢大衣，守着他的崗位，亮滑滑的馬路，走着稀奇古怪的人。勇敢的航空員，駕着他祖國美麗的飛機，在幽靜的空中，向着侵略我們的人示威。還有我們這班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幫着祖國，爭取我們的民族解放，

這些……都被這個武漢包圍着。我們很高興的回答，武漢比上海還可愛，的確，武漢比上海更可愛。

當我們的腳踏在武漢的時候，這個可愛的武漢也很危險的快要染上敵人的血跡了。在這個時候，我們應當要舉行一個「保衛大武漢運動」，不論是，工人，農人，當兵的，學生，商人，老伯伯，老媽媽，小朋友，婦女們，先生們，沒有錢的，有錢的，都應該把保衛武漢的這個責任負起來。譬如老伯伯同老媽媽，不能上前線去同鬼子拚，那末在後方可以幫助軍隊，洗衣服，縫破的衣衫，允許自己的兒子女兒出來去參加救亡工作。婦女們，也可以上前線去的，不是有許多婦女已出發前線了嗎！再可上後方醫院去服務，組織老百姓。先生們可以參加游擊隊，工作非常的多。至於像我們這樣的小朋友，責任更重大，沒有組織的，趕快組織起來，像劇團，歌詠團……。在過去我們小朋友有組織的非常少，尤其是抗戰開始以後，簡直就沒有。在這全面抗戰的大時代裏，我們小朋友都應該站起來，伸伸腰，做點有

意義的工作，幫助這長期抗戰。有一班大人先生們愛說：「孩子是沒有什麼用的，孩子是不會做事的，孩子不過是將來的主人翁。」小朋友們！我們堅決的反對，不承認的說，孩子是有用的，孩子是會做事的，孩子是現在的主人翁，孩子是現在的主人翁。小朋友們！站起來吧！小朋友們！組織起來吧！武漢的小朋友同我們孩子劇團的小朋友靠着你我，我扶着你，熱烈的握着手，向着抗敵救國的大道前進吧！

許立明

陳在川

徐治平

張承明

郭

蔣

包

張

周

王

吳

許

李

張

王

許

謝

李

蔣

包

陳

張

徐

許

周

王

吳

許

李

張

王

許

謝

團員小史

(1) 傅承謨

我叫傅承謨，江蘇泰興人，今年十五歲，家在上海楊樹浦，讀了六年書，在臨青學校高小畢業。

我家裏是做工的。我做過學徒，賣過報，做過小先生。家裏有爸爸媽媽姊姊妹妹，還有一個弟弟。他們非常想我，可是可惡的日本兵把我們打散了。真好，倒逼迫我們組織了孩子劇團，要謝謝東洋鬼子呢。

我在孩子劇團也學會做點事，演講，而讀的都是活書，肚皮裏裝了不少的東西，知識。二十幾個朋友在一起做事，玩，真快活呀。

現在我要同着全國的大人先生們，朋友們努力把東洋鬼子打出中國去！再來看我的爸爸媽媽，大大地快活一下。

(2) 張永明

我是上海人，家裏還有父母妹妹。家住在閘北八字橋。我年十八歲，讀過四年書。在十四歲的時候，就離學校在家自修，曾經參加過救亡工作，自從「八一三」戰爭爆發了，我在難民收容所裏碰着很多小朋友，於是組織孩子劇團。在孩子劇團中，我是不大不小的人了。

(3) 王世英

我今年十四歲，遼寧瀋陽縣人，生在皇姑屯。九一八事變後，由北寧路到北平，因父親在察哈爾蔚縣做事，所以便同母親到張家口，因交通不便，坐了

轎車（由馬拉的）到蔚縣，住了一年，我父親又到上海做事了，便同母親到天津坐輪船到上海。

在上海我在泳興小學讀三年級，後來又到新民小學讀四年級，因環境關係，便到了吳淞扶輪小學，六年級畢了業，「八一三」事變發生，加入了孩子劇團，到漢口來了。

（4）豐道清

我是一個女孩子，名叫豐道清，是湖北浠水人。在兩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到了四歲，就跟母親到漢口來，住了一年，姊姊叫我讀書，要回到母親那兒去，第二天姊姊買了一盒的方字塊，叫我回到家裏去，每天要認識四個字，叫哥哥教我認。這樣的認了四年，就進了一個學校，從一年級一直讀到五年級，換了一個學校去讀，現在日本鬼子又和咱中國宣戰了，使我不能讀書了。

聽說孩子劇團到了漢口，姊姊叫我參加了孩子劇團，從此以後同他們做教

亡工作。

(5) 許玉珍

我是江陰人。在五歲的時候，就到上海去跟着姐姐，在叔父家裏讀書。不料「一二八」上海打仗來了，就同姐姐到江陰去避難。後來打仗停了，姐姐等在上海很是太平，我也到了上海，住了六年，一直到現在。「八一三」日本小子又打我們的上海了。後來上海給日本兵成了包圍的形勢，就在十二月十五日離開了上海，坐上了英商輪船到了南通，後來再走到了河南鄭州。不多的時候，上海孩子劇團到了鄭州，我就參加了孩子劇團到漢口來了。

(6) 吳培尼

我今年歲九，生在安徽。後來母親分親要到上海去，我就跟着爸爸媽媽到

了上海。

我在家裏天天讀書，「八一三」日本鬼子打來了，我就參加了孩子劇團，分別了爸爸媽媽，跟着孩子劇團的大哥大姐們到內地來了。在路上經過了不知多少的大小困難，到了漢口，心裏十分的快活。

(7) 吳正波

我姓吳叫正波，今年十歲，家在上海，向在互助小學讀書，打仗前在上海楊樹浦臨青小學讀書。

「八一三」日本鬼子打到楊樹浦來，就把我的家燒了，學校燒了，逃到了租界上，碰到同學，他們組織孩子劇團。上海一失，我們在上海很不好。就預備來到內地工作，到了吳淞口，要受漢奸檢查，後來我們不怕一切，到了南通。但是經過吳淞口不檢查。我們一路上很困難，什麼吃的，住的，跑路，這

些問題很多。我們不怕，就跑到了漢口，真是快呀！

(8) 孫 傑

我姓孫名傑，今年十七歲，是湖北黃陂人。可是從小住在上海，沒有回過老家。我讀過五年書，後來因家庭關係，就當學徒，在抗戰發生以後，參加了孩子劇團，到內地來了。

(9) 郭寶祥

我是江蘇南京人，叫郭寶祥，年十七歲，在上海臨青小學讀書，家裏人做小生意，維持生活。

我做過學徒，小販，賣報，小生意，對於救亡工作很是熱情。「八一三」抗戰爆發時，鬼子把我的家，我的學校都燒光了，住在楊樹浦的給日本鬼子趕

了出來，那時同學們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逃到了租界裏，在一個收容所裏，碰到幾位同學，大家商量組織一個救亡的團體，結果，產生了一個孩子劇團；我們振作了精神，後來到內地來了。

(10) 許立明

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孩子，今年已是十五歲了。人家說：江北人是漢奸，我恰恰是江北的揚州人，但是我不承認是漢奸。我本是在上海楊樹浦臨青學校讀書的。

我的家是一個手工業者，做裁縫的，而媽媽姐姐是在日本紗廠裏做工，在去年因為家庭的經濟關係，曾到工廠裏做過工，後來因為自己的爭取，又恢復了課堂生活。不久「八一三」抗戰爆發了，便趕到難民所裏去了，而父母親便回鄉，到現在，揚州失守，他們又不知道怎樣了。

後來在難民所裏幾個同學組織了孩子劇團，我非常開心，因此我一切也不想。在過去我也做過小先生。

到現在也是一樣高興，一切也不想。

(11) 曹大慶

我是姓曹名大慶，是江蘇省揚州人。今年十五歲。家本來是上海滬東區，父母親都是做工的，我是在臨青小學讀書，因為戰爭開始，敵人把我們的家燒了，後來就逃到難民所去，就碰到幾位同學，組織了孩子劇團，我們團員一天發展一天，增加很多小朋友。到了內地，我高興得發狂，家也不想了，好像沒有了父母親一般。

(21) 奚立德

我姓奚名立德，一共活了十六年，今年十六歲。我是安徽蕪湖縣人，我生

在上海的。我在上海楊樹浦路臨青中小學讀書的。我做小先生總校長，我喜歡畫圖寫詩。

我家是做工的，在日本廠裏做的，八一三戰爭開始的第二天，上前綫慰勞。借此機會便出來了，出來之後；便賣報，賣報也賣過五六天。後來進難民收容所，住了幾天，便和幾位同學組織孩子劇團。

(31) 張宗元

我是安徽巢縣的種子，出世於民國十年。換句話說：我已有了十七年的歷史。

當我出世不久，父親便去世。接着母親就生病，於是外婆來養育我，我還記得外婆告訴：「那時沒有奶吃。日夜終是哭，哭，因此她時常拿她的奶奶來騙我，但一被我發覺到，放下她的奶，繼續還是哭。」

十二歲時，我跟着外婆到了上海以後，便在上海讀書，我一共讀了五年書，最後讀的一個學校是臨青學校，在臨青裏曾經做過小先生工作。

(14) 徐祥仙

我的家鄉給日本帝國主義拿去了，在「八一三」打仗起了，我就離開了家庭，一直到現在，家裏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家是住在上海鄉下的，即大場，家裏有八個人。母親同父親全靠種田維持生活的。因父母親他們不認識字，感覺到痛苦萬分，所以一定要叫我讀書；在九歲的時候就進了小學讀書，是在大場山海工學團裏上學的。在那裏並不正式的讀而是半工半讀的，一面做小先生教一般不識字的人。今年我是十六歲的大半年。「八一三」爆發了大戰，就到上海流浪了一個時候，參加孩子劇團！

(15) 強雲秋

我姓強名雲秋，江蘇東台縣人，今年十六歲。我家從前曾經開過八片店，因「一二八」戰事爆發，一家雇了一隻大船回鄉，等戰爭停止回到上海，市面蕭條，行人稀少，店內虧本，無法維持，於是停閉了五月，只開三片店。這時我的爸爸因為關了這麼許多店，即憂愁而死了。家內少了一個全家靠着活命的爸爸死了，無人維持，於是又將三片店合成一片店。可恨的日本鬼子他始終不讓我們過活，「八一三」戰事又爆發了，他將我家全部財產完全燒了。在「八一八」那天把我們趕了出來。我們一家四口，那時分文全無，沒有辦法，祇好住在難民收容所內過那一天吃一頓飯的生活，這時我感覺到在這種時候，是全民抗戰的時候，正是我為國家出力的時候，正是替我家報仇的時候，恰巧這難民所裏有一個孩子劇團，於是我覺得這個機會很好，就參加了這個團體，因為上海失陷，就跟他們到漢口來做工作。

(16) 徐 晴

我是江蘇鎮江人，我家裏的父母是種田的，在戰爭沒有爆發之前，我就到上海去了，戰爭爆發以後，我沒有回家，所以就跟團體一齊出來，在上海時，我心裏常常想到要救中國，但是怎樣救法呢，現在真的做了救國工作，心裏非常高興。

(17) 林犁田

我是生長在安南（法國殖民地）的一個孩子，有許多人都以為我是安南人，實在我是大中華民國的小國民。

我的家鄉是福建巖嶼（已給小日本鬼子佔去了），家裏有父親，妹妹母親在安南。我跟母親生活了十六年，二十六年正月跟大象先生到上海，在寶山縣大場山海工學團念書。「八一三」戰爭爆發後，在上海租界賣報，在難民收容所當過小先生，後來參加陸軍第六十六軍戰地服務團，到戰區服務，上海往戰

區的交通斷絕時，才加入孩子劇團。

(18) 張 鶯

我叫張鶯，又叫蒼蠅（團員們給我取的別號），今年十六歲，老家在江蘇江陰，現在已被鬼子們拿去了。我本來是跟着爸媽住在上海，可是這一次戰爭開始，我的學校、家……都被鬼子的大炮轟壞了，我和幾個同學，在難民收容所裏，我們就發起組織了孩子劇團，我要工作，我要打日本鬼子！

孩子劇團到內地工作，我和姊姊也到了內地，在上海還留着爸爸和媽媽

(19) 羅真理

我姓羅，叫真理，有些小朋友們替我們開玩笑，叫我「假理」。今年十五

歲，江西南昌人，一共讀了五年書。

家裏還有爸爸，媽媽，姊姊，弟弟，妹妹，他們都在上海，姊姊在上海租界上一個難民收容所裏服務，只有我在外面。

這次砲聲轟轟響後，我們開始同東洋人打起來，不管男的女的，都參加了這次抗戰，我們小朋友呢？難為情得很，一點工作也沒有。爲了要救我們可愛的祖國，爲了要爭我們小朋友的氣，所以加入了孩子劇團，同孩子劇團一道到內地來。

(20) 吳新稼

吳新稼是我的姓和名，但是我的外號可不少，有「小吳」，「吳哥哥」，「吳大哥」，「孩子頭」……「四五個」。

我是湖北宜昌人，到二十七年更算說是二十歲了。讀書讀到初中三年級，

教過書，編過報紙副刊，管過帳，當過家裏的逃犯。

父親同兩個叔叔，都是幫人家的管帳先生——洋名字是帳房，管事或者買辦。不過二叔死掉了，剩卜來的兩老八家也一天不如一天。家裏還有祖父，祖母，母親，叔母，妹妹許多，但是我並不想回去。

(21) 吳克強

我姓吳名字是克強，江蘇清江浦人。今年十四歲。家裏有父親哥哥姊姊，讀過五年書，「八一三」戰事開始後，參加滬西壁報團，做寫壁報給民衆看的工作，後來吳新稼先生又把介紹我到孩子劇團來，在此我就同孩子劇團一同過生活，一同工作離開了我可愛的家庭。

(22) 徐治平

我是江蘇寶山人，我姓徐名治平，年是十五歲。我是一個農家的孩子，父母都是靠種田過活，家是很窮的。

我在山海工學團讀書，是山海工學團的老團員，「八一三」抗戰爆發後，參加游擊隊，解散後就參加陸軍六十六軍的戰地服務團，後又解散了，回到上海，才參加孩子劇團。

(23) 陳在川

我是廣東人，今年十三歲，有父母，有哥哥弟妹，現他們住在上海。我現在出發內地工作了。我是最歡喜音樂，我們希望宣傳到全中國的同胞，都聯合起來，把日本鬼子趕走，那時我才回到家裏去看我親愛的父母和哥哥弟妹。

(24) 張浣青

張浣青是我，我是江蘇省江陰人，十八歲。我讀過兩年半書，後來就開始過女工生活，「八一三」戰爭開始了，我加入了孩子劇團。父親和母親都在上海。

團員日記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晴

曹天慶

大上海被敵人拿去後，救亡團體是不能生存了！我們爲了要發展工作起見，大家都希望到內地去。當這個消息傳到每個小朋友的耳朵裏，沒有家的最快活，有家的急忙到家裏去和爹爹媽媽商量，有的家裡很勉強的答應了，有的家裏不但不允許，還要大罵一頓。

我的爹爹媽媽和他講死了都不肯！後來請我們大的團員去和他們談話，我的爹爹經過幾次的談話，後來就答應了我，想不到媽媽又對爸爸說：「不准他去，去不好的」，爸爸就聽了他的話，又到馬斯南路收容所叫我出來，騙我說你的奶奶（祖

母)不許你去。後來我氣得難受！請團員爲次的對我母親談話，都不成功的；我就靠我自己有決心！就在兩三天之內想出法子，絕食三天；這時爸爸就用騙的法子買肉給我吃飯，同時嚇我！我總是耐心不吃飯，後來他們看我這一個樣子，沒有法子就答應了！哈哈！我到內地來了！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陰天

強雲秋

在大雨淋淋之中，一羣被打濕衣服的孩子們，在路上毫不怕風雨的走着，每個人都注視着這一羣孩子，心中想，他們是什麼人，到什麼地方去，怎麼不顧身上衣服潮濕和寒冷，向前走去。在路上走着的，就是我們一羣作救亡工作的孩子們啊。因爲今天開星期坐談會，是討論一星期的工作，及討論時事問題，並紀念蘇聯二十週年紀念，向決定的地點走去。當時每個孩子因爲要一定的時候趕到，所以什麼也不怕，勇敢前去。當我們到達目的地時候，一望還不過祇有五六個團體，當時也不管他什麼，先開起來再說，由傅承模做主席，唱了一個打倒東洋歌，爲前線打死

的弟兄致哀，靜默三分鐘，然後主席報告，開會的意義，由各團體報告組織及工作情形，接着便討論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要不要保衛大上海」，各團體都發表了些意見，大致是上海是經濟文化的中心，並國際人士在上海的很多，再者上海一失，無錫杭州等地的運輸也感不便，所以我們是要保衛大上海的，這一個問題通過已後，接着就是第二個問題，是「人家說我們小孩不要救國我們是不是要救國」，「當然也要救國」，大家同聲的說，接着我們團體裏的王偉亞站起來說道，這些說我們小孩不能救國的，並說我們是可以不要救國的人，可以說他一句，就是漢奸。我們為什麼不要救國，國是我們每個人的，誰敢叫我們不救國，我們就應該打死他，說完的時候，每個人都很激烈，同聲的喊了一聲「對」。其次就討論第三個問題，是「我們怎樣紀念蘇聯二十週年紀念」？有人說我們通信給他們，報告我們工作的情形，並讚贊他們那種堅苦耐勞的精神，有的人說我們應該多看蘇聯的書，又有些人說我們應該跟他們一樣的精神去幹，於此我們看見，中國的小朋友也有這種精神

，結果釀成，三方圍攻，同時離去。這幾個問題解決以後，便是採興，喂！幾個歌兒，就散開了。我們回來到半路上，天又下雨了，我衣服還沒有乾，却又潮了，所謂潮上加潮，這也是沒法想的，到家裏時，已快要吃晚飯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晴

徐治平

我們已決定要離開上海了，同時每個人也抱定堅決的意志，要吃苦耐勞。在這時候，每個人高興的跳起來。所以我們在二十一日晚上就下了船。

在船上，睡的問題沒有好好的解決，很困難，在那天晚上風又大，天氣又冷，大家就你睡在我的身上，我睡在你的身上，還有的人實在沒地方可睡了甚至於坐了一夜，就算過了一夜。到了天明，大家就把臉布和牙刷拿出來，那冰冷的海水，沿着在缸裏，大家沒有辦法只好去洗。

輪船是在二十二日早上八時開船，可是在七時的時候：我們大家看到報紙上一個消息，就是狼山失守了，大家就着了慌，因為我們的目的地要成問題了；已到南

通的人，他們一定要搬走了，可是叫我們怎麼辦呢？兩方面都不能夠接應，到那時候，我們怎麼辦呢，所以大家希望吳新稼先生趕快來到輪船上來同我們大家商量好的方法。八點鐘到了，輪船已經收錨了，這時候大家急死了，錨收好了輪船開了，這時候大家就冷靜下來了，實在是沒有辦法，輪開出了金利源碼頭，一路只看見日本的兵艦，一方面又看見浦東方面又燒得不像什麼樣子，這時候我的心裏恨不得把日本鬼子一口吞下去，在船上的同志們沒有一個不恨的，大家都把頭低下來了。一會兒大家冷靜下來，各人回去把自己的東西整理好，因為快要到吳淞口了，日本鬼子要來抄的，所以大家就看着他來抄，到吳淞口，日本鬼子沒有來抄，可是在日本的兵艦上向着我們開機關槍，這時候大家慌得不得了，就直往自己的艙裏去，過了吳淞口，海風又大，天氣又冷，大家的肚子又餓，那種海風沒有打着人們的面上，這時候大家只好買一點東西來吃，可是貴得要命，兩毛錢只買到一個麵包，我們有七個人，買了四個包子吃吃算了、讓他去肚子餓好了。

在這當兒，在我們艙門外有十幾個人要搶我們的東西，所以我們大家只得防止他，大家就把人數分散了，好看好門口，我看梯子的門口，大家把人數分好，使他沒有辦法來搶。在這當兒，因睡的衣服穿得太少了，當時受了涼，又是一晚沒有睡覺太疲乏了，所以我去睡了一覺，醒睡覺的時候沒有脫衣服，起來的時候又沒有穿衣服，牙齒打架頭發昏，我才知道了我已生病了。

所以我向郭先生說了，我回去睡了，不能再在船頭上了，當時國民歌詠隊一位先生幫助我借了一個床讓我睡覺，到了晚上八時的時候，他們說要上岸了，已到南通了，可是今晚沒有小船來擺渡，因輪船不靠岸，所以我們一方面派人去打聽，一方面大家就睡覺。

一個水手的床要買給人家睡了。所以我下來睡地板上，到了天明，大概十點鐘的時候才下船，就渡過去了，小船靠岸的時候聽得一陣吼叫，轉眼一看，只見我們自己的同志，在歡迎我們，這時候我們大家會面了，大家的心裏說不出的開心，

我的病幾乎沒有了，大家就飛也似的跑上岸去，一位女同志，因看見我有病，就把我帶着先走，走到天生港的一個小學裏。他說我們就在這兒住，飯自己來燒，這兒的肉雞實在太便宜了，肉一塊錢買八斤，一角錢可以一隻很大的雞。這時候我想跑出去看看，可是我的精神一點都沒有，所以只好睡着。沒有辦法。到了吃飯的時候，有一位女同志帮我拿來，我真感謝她。我的病，也就在二十三日下午好了一點。

十二月四日 星期六 晴

傳承謨

我們睡的小船上有三層樓，在最底睡的人是氣死了！「灰真大吃飽了！……」這樣叫得大家都醒了；因此值日生也就執行他的任務了，叫着大家「起來！起來！……」這時便砰砰碰碰的響了起來，再加着歌聲：「同胞們！起來！起來！保衛國土！向敵人！……」大家都趕忙着穿衣服，一個小的團員吳正波，把鈕扣倒了，弄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最近大家一種江北話「大爺」都好奇得很學着講，他也拿着這「大爺」來講：「大爺！扣不好要學學呀！大家總得幫幫忙啊！」因為他

是一個寧波人講的江北話，總有一點不對勁兒，又弄得大家笑起來：「哈哈！哈哈！……」有時笑得更響，吳哥哥也做一個滑稽給大家看。

下午吃好了午飯休息了很久，開第三次的全體大會了。在孩子劇團經過不少的挫折和困難，在種種的敵人壓迫之下，所以能生存到現在，能在工作上得到開展，是因為大家有堅決的意志同百折不回奮鬥的精神。

這一月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上海到天生港，第二個階段是從天生港到唐家閘，第三個階段是從南通到現在，（開全體大會時）在今天開全體大會又是一個新的地方，新的階段，我們的工作祇有一天一天的開展，我們的前途是一天一天的光明，我們每個人有一天一天的健全起來！

回憶起從前的一切，真有說不盡的話來，我是孩子劇團最早的一個基本團員，我信任孩子劇團，我以孩子劇團做我的最可靠的最完善的爸爸媽媽，我早就發誓，以我全身力量，效忠孩子劇團，我的一切命運，也就決定在我的孩子劇團中！

三個月來的孩子劇團，三個月來的我，我自從參加了孩子劇團，我和親愛的爸爸，媽媽，姊姊，弟弟，別了！沒有看見過他們一次！我參加了孩子劇團，也就沒有請假過一次啊！我是孩子劇團的一個忠實者。

這次全體大會，對於本團的檢討，覺得在組織上面改組以來，是進步，健全多了！在生活方面，能在找不着一個熟人情形之下，能單獨的生活，是最好的一個現象！在劇務方面從當國民兵去一幕劇說來，能在一天的工夫排好而出演，成績這樣好，可說是一個意外的想像的收穫，佈景燈光也開始幹着他的工作，尤其是在事務部下，添宣傳股，購置股；生活管理部下，添行李股說來，是組織上一個進步，更有分組進行生活，是生活上打下一個堅強的基礎，在缺點方面當然也有很多；如生活將不嚴肅，對事情還是糊糢得很！這是當然小部份的，有些部股，沒有把他真正的責任負起來，準備出發內地，不周到，做事沒有計劃，總之，我們是進步的，創造的！

十二月四日 星期六

孫傑

昨天沒有開的全體大會，在今天的下午開起來了！全體團員一個都不少，主席——幹事長，宣佈正式開會，以先是一個月的工作報告，在這一月的工作較前進步多哪！在這工作報告裏，劇務部，報告這一月演出有幾十次之多，而演員的成績比較以前好。以後是工作檢討，檢討出來的工作，確是好得多哪！以下就是各團員對團體的意見，我坐在主席的右邊的第一個，第一個講的也就是我，在這裏我特別要提出來的，就是在上海我們早已提過的，要加嚴團體紀律，可是現在我們沒有十二分的執行起來，所以我又在這會裏重複的又提出來一次，希望大家再好好的執行起來，大家發表過意見，接着就是自我批評，第一個就是批評我，——我看孫傑做事沒有恒心，——吳克強這樣的說。

第二個張浣青又說，孫傑做起事來，高興的就做，不高興的就不做，這不大好的，在團體裏，誰都應該做的。最後一位朋友對我有一個希望，就是說：叫我多看

點書，最好再做筆記。我聽了很高興，他們不客氣的批評，我一定接受，不但接受，還要執行去做，會是開完了！

這幾天船行得很慢，而且地方又很小，很多事都不能做，例如早操排戲等工作，都不能做，最討厭的是在晚上，在一間小的艙裏，要睡四個人，真成問題，而且上面時常還要送灰下來，又沒有一個燈，你看又擠，又暗，又要吃灰，多麼苦？

十二月六日 星期一 晴

羅真理

好幾天沒走路，覺得腳又有點癢，很不舒服，所以吃了午飯，大部份的人都上岸去，有的幫着船夫拉船，有的却去玩，拔蘿蔔吃，我同陳在川走在最前面，腳酸的要命，所以躲在一棵大樹底下，一方面可以休息一下，一方面可以嚇他們（走在後面的人）一下，躲在旁邊，一隻大黃狗，向着我們汪汪的叫，叫不停，真討厭，要打他又不肯，幸虧隔壁的老伯伯對我們說：「這條黃狗不會咬人的，看見這位老伯伯很好，想趁這個機會同他談談；

「老伯伯你是住在這裏的嗎？」

「是的：小姑娘你們是從上海來的嗎？」

「是呀：從上海來的，因為我們都在上海讀書，我們的學校都被東洋鬼子炸毀了，現在不讀書了，所以才到這裏預備到漢口念書！」

「東洋人凶不凶啊，殺人不殺啊？」

「怎麼不凶呢！怎麼不殺人呢！看見中國人就殺連小孩子也要殺，你看他們的心恨不恨。」

「你們學校裏有多少人來？」

「一共二十多個。」

「唉！東洋人真真利害好像強盜，這日子真難過了。」

「老伯伯，你不要擔心，只要我們老百姓肯一條心，幫打仗的兵做事，大家不要當漢奸，大家團結起來，把東洋人打出去，不是就有好日子過嗎？」

剛講的高興的時候，後面的人趕上來了，我們衝了出去，嚇了他們一跳，在這時候，只聽得船上在叫：「吃綠豆湯」，「吃綠豆湯」，「你們沒有吃」，「想吃嗎？」急得我們在岸上雙腳跳，請他們船靠岸；他們又不肯，拿爛泥拋他們，他們反而端了碗湯說，「好吃！好吃！」沒有辦法只得硬着頭皮再走，船慢慢的靠岸了，大家跳上船去，一人一碗，哈哈大笑，不過不大甜了。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三 天晴

張 鶯

一大早事務部，購置股，交際股，忙着上岸去買東西，接洽事情，所以留在船上的人很少，幾個人坐在艙裏隨便談談，不知怎麼的一談談到「帝國主義的生產」，「法西斯是什麼東西」，「托派是什麼」等許多問題，談得津津有味！興高彩烈，把「小孩子只會吵鬧」這句話打得粉碎！同時在孩子劇團也是少有的事。

談得正緊張的時候，吳哥哥們回來了，他是我們的交際頭小林，和小交際吳培尼還沒有回來，又因船等着要開，所以要我們去找他們。唉！沒有辦法，只好依依

不捨的離開了這個，隨隨便便談了一會，帶着一個比我小一點的團員走了。

在路上我們碰到二位昨天顧先生介紹給我們認識的張先生，和吳先生。他們兩人是江陰人，他們問我們此地有沒有江陰人，我告訴他：我是江陰人，他問（家在江陰那里？家里還有什麼人？我就很真摯的告訴了他，江陰某某地方，家里還有伯伯，叔叔，忽然他說在此地江陰難民收容所里有這樣的人，是你親伯伯親叔叔，望你能去看看，哦，是的，我們家鄉失守了好幾天，他們也該遭殃了，說不一定能避到這兒來的，我就得我吳哥哥的允許，我姊妹兩人跟這兩位先生走了（一面還是負着找小林，吳培尼的責任）。

一路上張先生問了我很多的話，他的意思是希望我姊妹倆不要走，留在秦州，他可以同鄉同姓的資格來幫助我們倆讀書，進學校或是我們回上海爸爸媽媽那裏去，現在做什麼宣傳救國工作呢，是沒有意義的，而且你們又是兩個小女孩子，流落在外鄉是很可憐的！我只好，好意的拒絕，同解釋。

找了很多的時候才找到了，但是這兩人我們並不認識，不過姓名是同的，真是鬧了一個大笑話。但這位張先生還是好意的要留我們，使我們爲難極了。

唉！張先生，你的好意是感謝的，但是你也太不了解我們了，我們在上海，雖然學校是被打掉了，但租界上許多的學校是安全的存在着，難道不能讀書嗎？而且只要願意安心做亡國奴的話，在上海跟着爸爸媽媽生活是很可以的，對於這種種，你不懂，不了解，你白白的費了心血了。

在我們回來的時候，已經很遲了，小林也坐着車子來找我們了，所以我們就很快回到船上開着船離開了秦州縣城。

十二月十三日 晴

奚立德

早上起來每人吃了四只糲米糰，就預備開步走了。

「立正」「向右看」「報數」「一，二，三，四，……」「開步走」大家重新提着脚步，早上的大霧迷天，看不見人，走啊，大家唱着歌，「冒着敵人的砲火

，前進」，真的冒着大霧，前進，前進，慢慢的太陽在霧里透出了幾條光輝，霧就逃掉了。「啊！進啊！同胞們」大家嘴里哼着走。

走了好幾個鐘頭，到了邵伯，最苦的歌詠團的趙庶奮也走不動了，到了那裏的難民收容所停下來，我們把行李暫放在那兒。

現在疲乏得四肢無力，再走也走不動了，誰知還要走到邵伯街上的「卍」字會去吃粥，到了那里我們的幹事長去接洽，結果不成功，於是再到藍卍字會去，跑進去，就講成功了，我們就進去，進去就坐在那兒，立刻粥來了，還有人發二個饅頭，二碗粥三四塊小菜，剛吃完了，進來一位傷兵，他要點紗布那人給了點他，問他戰時消息，他說：

「現在我們的委員長說：不要在江蘇省打，現在要伏兵大地方，可進，可退的老是圍着省打，是不大好的，現在我們失掉江蘇省沒關係的，因為現在勝負不算，我們得的是最後勝利。」

這弟兄說得對，說完之後，他便走了，我記得他說話的神氣，和平的表情，怎樣有力，而且那隻手是傷了的，唉，真是勇敢極了，我們相信是最後勝利終屬於我們的中國不會滅亡的。

在那里坐了半天，和一個四川人的小孩子談談，他說：「我的爸爸在四川是種田的，因為那里紅軍很多，於是省政府便抽丁，抽我爸爸去打紅軍，結果給打死了，我媽媽也死了。」

「你是什麼時候到此地來的？」

「我是四川旱災跑出來的。」

這小孩子是沒有爸媽的孩子了，在那里任人欺侮真是可憐！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晴大

吳培尼

我們今天早上洗澡，剃頭，大家很開心。晚上章先生請我們開茶話會，我們吃了很多的糖果，大家都說：好吃來，開心來，還說很多話，談完了。現在人家叫我

小豬頭。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晴天

吳正波

今天因為我們要準備演戲，所以大家很忙。今天過年了，別人家都穿新衣服，吃好的，我們的家給日本鬼子打掉了，我們沒有吃了，現在要打倒日本鬼子。後來有一位先生送了一包糖果，一包花生，花生裏面有一角錢，大家拿了一角錢都跳了起來。我現在做日記了。

二十七年元旦日 晴

郭寶祥

到了鄭州以後，生活管理部，把生活秩序表掛了出來，宣傳股把我們在南通工作時一些先生送我們的旗子，漫畫等都掛了出來，把小小的房間，佈置得很美麗，客人走進來都很感動，都很奇怪，旗子寫着「大人之器」「喚醒民衆」「南通一百一十師政訓組贈。漫畫上面花花綠綠的『日本人打中國人』『中國人打日本人』等。我們的生活算是安定了下來；我們的計劃預備在鄭州住一星期，公演三天，再

往我們目的地——漢口。我們的吳哥哥和隴海抗敵後援會商量公演的問題，結果聽說公演要賣票，大人一角，小孩五分，劇場就在大禮堂。但我聽到公演要賣票，我們是不贊成，因我們是救亡團體，是喚醒民衆，不是賣錢的，所以大家不贊成賣票。

時候已不早了，黑暗已快到來了，抗敵後援會張先生跑來說，請我們在隴海大禮堂開一次茶話會，立刻就排好隊，後樓梯爬到了樓上，走進了門口，第一眼是看到的車子上堆滿了糖果，椅子整齊的排立着兩邊，一個個的坐了下來，先是唱了幾個救亡歌曲，一面吃着糖果，一面談着，經過討論賣票不賣的問題以後，才知道因爲「你不賣票，就不來看你的戲。」

這幾天真開心死了，有過年，又是茶話會，吃，玩，笑，真是快樂得跳起來。但想起在家里的爸爸媽媽，他們還在上海被敵人壓迫着呢，他們在今天過年不知是怎麼樣呢。雖然今天是快樂，但是想起爸媽不在一起過年，是終不會快樂的。回想

起每一次過年，爸媽都是關心着我們，帶我們穿新鞋，穿新衣，看戲，是多麼的快樂啊！

快樂的今天，又會使我們淚流了出來，可恨的日本強盜，把我們的家毀掉，田地搶占了去，殺死我們許多同胞，毀了我們的學校，使我們那年再能回到可愛的故鄉，使我們爸媽在一堂！

不，我們不怕，我們小朋友大家組織起來，幫助大人殺敵，把日寇驅逐出中國，才回老家去和爸爸媽媽在一起過快樂的年吧！

要組織起來，我們有辦法，我們每人不是有小嘴小手嗎？會跳，會揮，會說，會唱。我們可以組織歌詠隊，慰勞傷兵隊，劇團，宣傳隊，……

一月二日

徐晴

吳大哥叫我把衣服換一換，跟到出去，過了鐵路，叫了一部黃包車，一直拉到我也不知道的地方，路很長，很久才拉到，進去以後，原來是第一戰區司令部兒童

收容所。有位李先生，他和我們談了很多話，並且希望我們能夠去演戲給他們這裏的小朋友看看，給他們一個影響，也能跟我們一樣去做做宣傳的工作，於是就決定明天下午去。

最後他（李先生）希望我跟吳大哥和這裏的小朋友談話，一會兒，就有很多小朋友來，李先生介紹們一下，吳大哥就開始講了，他講的是西班牙的兒童是怎樣的情形，我們大家應該學他們，最後他講的是最近國內的時事，分東戰場，西戰場，北戰場，他講的很詳細，他講完後，李先生，叫我講幾句，我就跑上去講幾句，「我們大家為什麼這樣苦，又沒有書讀，這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緣故，我們大家只有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才有書讀，才有快活的日子。」

一月三日

徐 晴

有部份團員去演劇了，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一路看到一件很使我快活的，就是那裏的老百姓過新年貼的對子，完全和抗日這方面有聯繫的，比方，「軍民聯合起

來」「軍民聯合起來過新年」「打倒東洋小日本」「抗戰到底」「團結精神」等等很多，所以我非常快活。

到了目的地，我們吃了一點糖果就開始演劇了，第一個，是捉漢奸，第二個是仁丹鬍子，再唱一個歌效果還好，還有一件事，吳培尼演講，在練習的時候講得還好，可是現在真的講起來，使人聽也聽不到，那個吳先生上來把他講話重說了一遍，我們離那地方時，有許多小朋友來送我們。我們一路走，一路唱着歌。

孩子劇團

栢筠

昨天，來了一羣孩子！這班孩子看上去是「孩子」，其實他們所做的工作，却不是孩子了！他們是一羣的「明星」，是國家的一串珠寶！他們的年齡頂大的十九歲，頂小的九歲！他們願意他們小小的足跡，滿布全國各地！他們生長在滬東戰區裏，有的已沒有了父母，有的有父母——他們這些父母，多數是住在租界裏。他們情願離開父母，不願給敵人屠殺！所以，他拋棄了一切，憑着他們稚小的心靈，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從他們的宣言上，有一句話說：「我們是一羣不願跟着爹爹媽媽逃難享福的孩子」！「我們雖然沒有爹媽，沒有了家庭，成了流離無靠的孤兒，但是我們沒有哭

！沒有傷心。相反的！只有快活，只有怒恨，只有振作！」朋友！誰沒有爹媽？誰沒有家庭？處了流離失所的境况，誰不傷心！然而，他們能犧牲一切，他們能戰勝一切！他是爲的什麼！還不是爲的國家！民族！大人們！他們是一羣孩子呵！

他們告訴我，他們走了十幾處地方，但是得到不少的冷眼與暗刺，說他們是「戲班子」，「跑碼頭」，「乾攔事情！」唉！這種話是人說的嗎？是中國人說的呢？國家到了這生死存亡的關頭，誰都應該救國，偏偏自己不去幹，還要給他們這許多外力的壓迫與刺激，真是非人類的手段了，平常一般的習慣都是「大人」來領導孩子的，可是，現在，孩子們來領導大人了！我們看了，能無感觸？所以，記者願以敬謹的誠意，向大人們要求，對於這班孩子，在精神上物質上多多予以援助，使他們得着良好的環境和偉大的力量，同時，更希望大家，看了這班孩子，再看看自己，「我比他們如何？」「我爲什麼還不幹？」這樣想想！大家都步着他們的後塵，憑着自己的能力，替國家民族，做些事情！這幾天我們南通正努力於兵役，今天還

開兵役宣傳大會！朋友！我們假如拿得起槍，還不去幹，我們對了這一羣小弟弟不感到愧對嗎？

最後，我還感覺到一點，這一羣孩子，他們雖願意流亡出來做這項工作，他們精神的偉大固然很值得我們敬佩，可是，這些孩子都是國家的寶藏呀！今天的孩子是明天國家的主人？而且戰區裏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哩！這一班孩子他們自己救出了自己，還有那大大一班孩子現在怎麼樣呢？希望教育當局者加以注意！今天的孩子是明天國家的寶藏！

（錄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南通軍民導報）

充滿了光明和活力

辛 漢

——上海孩子劇團在鄭公演——

孩子們是可愛的，是天真的，是富於新生的朝氣的；孩子們演的戲，也是可愛的，有真情的，而且富於新生的力。

上海孩子劇團的公演，給了我這樣的印象，滿足了我這種要求。他們的戲給與觀衆以新生的興奮和新生的力量。

今天下午三時，到隴海花園大禮堂，看孩子劇團公演。這一場演了三個戲：「捉漢奸」，「仁丹鬍子」，「幫助咱們游擊隊」。在演完第一個戲後，一位姓傅的小朋友出來報告他們的經過，所以這位小朋友自己來介紹他們的孩子劇團吧。

他告訴我們：他們這一羣，都是上海開北，江灣，吳淞，寶山等戰區，散失了爹娘逃出來的難童。在上海租界的難民收容所裏，他們覺得要有一點有意義的救亡工作，得到了同情和援助，於是組織了這個孩子劇團。他們在難民收容所裏教其他的孩子們認字唱歌，並且時常演劇，喚起一般民衆參加抗戰。十一月十八日起：他們分了幾批離開上海，在南通集合。得到當地的招待和援助，在南通他們演了幾天的戲。從南通又一路北來，輾轉跋涉到了鄭州。他們——男孩，女孩——共有二十三個，最大的十九歲，最小的只有八歲。他們已認清了；這一次是全民族的生死關頭，他們是起來了，他們要英勇堅苦地參加抗戰工作，貫徹到底，他最後說，孩子們已經起來了，成年的人們，你們再不起來，能不愧汗嗎？

三個戲的劇情都很簡單，『捉漢奸』是一個遊戲劇，表演一羣孩子們，在空場上做捉漢奸的遊戲，可是竟偶然遇到了真漢奸，於是許多孩子們一齊起來把漢奸打死了。『仁丹鬍子』的故事是一羣孩子在玩，有一個賣仁丹的東洋人，用香糖小惠

來哄騙孩子們以狡黠方法愚弄孩子們，使他們自己打自己，最後他們知道受騙，一齊反過身來把東洋人打跑來。「幫助咱們的游擊隊」是在敵人佔領的中國鄉村裏，一羣孩子很巧妙地幫助了游擊隊打戰，得到了很大的勝利。

一切化裝，佈景也都非常簡單，這非但不是缺陷，相反的，却成了獨有的一種優長的特點，造成一個粗樸的特致的作風，樸實的，粗猛而有力，因為有時精緻的佈景，太過做作的化裝，反而傷蝕了戲劇本身的美善和力量。他們表演的技術，固然也不免有些幼稚，然而，正因此使他們舞台上的戲，演成自由的，活潑的，生動的富有朝氣和生力的戲，絕對沒有一般舞台上所有的戲劇制式化的拘束和板滯。他們的戲使觀衆鼓舞興奮，樂觀進取。他們的戲是光明的，鬥爭的，前進的。看了他們的戲，不會像看了旁的戲一樣，看了就完了，他使觀衆注入一種長久而深刻的印象，而潛發一種新力。

孩子們是可愛的，孩子們的戲也是可愛的：孩子們富有新生的朝氣，孩子們的

戲也是充滿了光明和活力。

孩子劇團的孩子們，煥發着光明和新生之力，他們更努力使一切昏昧的靈醒起來，使一切老舊的蘇活起來。

（錄自二十七年一月六日陣中日記）

看了孩子劇團的公演

少 松

看到了上海孩子劇團在鄭州公演的消息，使我非常驚訝而欣慰，同時也有點慚愧和不安，因為自我國發動全面抗戰以來，還沒有看到過十歲左右的小孩子們毅然離開了父母，離開了家鄉，忍饑受凍的跑到千萬里外的異鄉來作救亡工作。

四日晚上，同幾個朋友到隴海大禮堂去看他們演劇。這些流浪孩子的衣服都很破爛而且單薄，面容也很憔悴，看過去實在像一羣迷途的羔羊，可是實際上他們早已認清了他們應走的道路，並且已經很勇敢的很堅決的踏上了他們的征途，他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所以他們的精神十分煥發，十分振奮。

他們開始是歌詠，節奏是那麼整齊，聲音是那麼生動，歌詞是那麼悲壯，聽了

令人下淚。接着是戲劇，他們的表情，是那麼生動，他們的體會，是那麼透澈，他們的做作，是那麼逼真。

他們說：他們不願放棄國民的職責，他們不願去依賴父母，依賴他人，過無聊的生活。他們逃出上海的時候，是個個分頭化裝跑出來的，所以衣服都很破爛，因為在路上受了很大的饑寒，所以嗓子都有點嘶啞，但是他們說：這點小苦頭，他們並不怕吃，因為我們長期抗戰，以後還有更大的苦吃，如果大家起來一齊救國，將來的苦楚就更不堪設想了。

最後他們說：全國的小孩子們，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能放棄我們救國的責任，趕快起來，我們大家一齊來作救亡工作，幫助我們的大人，幫助我們的政府，幫助我們的軍隊，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全國的大人們，我們小孩子都起來了，你們還不起來嗎？

聽了他們的話，不知那些喪盡天良的漢奸作何感想，那些醉生夢死的大人們，

又作何感想？

看到了孩子劇團以後，使我更增強了此次抗戰我們必獲最後勝利的自信心。

記得馬興周先生在他選譯的阿拉伯故事叢書編譯旨趣裏說：「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興衰，是要看他們對於未來的這批主人翁，是怎樣地教訓和養育的，坦白的說，就是一個國家倘若把他們的孩子愛如掌珠，輒不時加以援助和誘導，那麼，幾十年後一定可以看到整個的國民生氣會像鮮花怒放，和雨後春筍那樣的顯露出來：那就是民族振作的象徵。一個國家倘若還要醉生夢死的堅持着『孩子是最爲卑賤』的那種因襲的成見，對於他們的孩子隨時加以抑壓和侮慢，那麼，幾十年後，也定叫你看到整個民族的衰頹和沮喪，竟至不可救藥的：那就是亡國滅種的明證。」

同胞們，從孩子劇團的表現，從馬先生的話看來，我們知道孩子的力量是如何的偉大，和他們對於國家民族的影響，是如何的深鉅，全國的同胞們！我們不要再輕他們視了，而加意的愛護和撫育他們吧！

最後我希望全國的小孩子們，都學效法上海孩子劇團趕快起來作救亡工作並向孩子劇團致十二分的敬意。

（錄自二十七年一月八日陣中日記）

介紹孩子劇團

漢

孩子劇團到了武漢了。許多從東戰場來到武漢的朋友們在不久以前，都爲他們的安全憂慮，擔心這一批小的民族解放的戰士已在敵人的包圍當中，說不定作了犧牲，但他們終於平安地到達了武漢了。

孩子劇團，任上海，幾乎每一個從事救亡活動的人，都是相當熟習的，武漢的人士，大概對於它還很生疏，現在讓我們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是一個孩子們自己組織的團體，他們的團員最小的是九歲，最大的是十九歲。他們在上海各難民收容所，曾做過許多極有意義的工作，宣傳，講演，演劇，歌詠。純真愛國的熱情以及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憤恨，使得他們在劇情的演出上獲得

了成功；去年九一八紀念在一個婦女難民收容所，他們贏得了全場難民的熱淚。綜計他們從成立到離滬，爲期不過一個半月，但前後演出的次數超過四十次以上。這回他們旅途上在鄭州的公演，吸引了四千個觀眾，這也就是說這二十多個小戰士向四千人作了極有意義的救亡的宣傳。

他們不僅是一個劇團，同時還是戰時學校，在第一國際難民收容所，他們會担任全所難民教育的工作，頗得難民的歡迎與敬愛。不過，更重要地是他們積極的履行集體的自我教育。時事討論工作檢討，團體生活的自我批評，都是他們嶄新的功課，並且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兒童所必須的基礎知能，在這裏他們都配合實踐的基礎或單獨訂出時間學習。那些担心小孩子一參加了救亡工作，便要荒廢了兒童必須知能的學習的先生們，倘若肯虛心點向時代，向時代的兒童學習，我想也許不至於再對戰時教育發生懷疑了吧？

這是一個小小的兒童救國團體，這是一所學校，這是一所學校化的救亡團體，

這是一所救亡工作化的學校，當目前抗戰正迫切地需要戰時教育，而戰時教育，又為人們誤解的今日，孩子劇團，我們認為是特殊有向全國的人士介紹的必要的。

（錄自戰時教育二卷一期）

大時代的孩子們

——在苦難中成長起來——

在這個特輯中，我們介紹了五篇少年的作品，記述孩子劇團的一羣孩子團員，從失陷的上海流亡到武漢來的經歷，也可說是一個集體創作。文筆上雖然有些地方還不脫稚氣，但實在是一篇用生命寫出來的佳作，因此我們毫不吝惜地以三天的副刊地位，給予鄭重的介紹。

孩子劇團到了武漢之後，曾經有幾次公演，因此對於它，有些人大概已不很陌生。本報訪員慧琳先生，對這個小孩子的組織，發生了絕大的興趣，特地去訪問了一次，同時承他們的主持的，將一部分正在整理中的文稿，交來本報發表，便是特

輯里所刊載的。

他們有的是難民的兒女，有的是大家庭小家庭的寶貝心肝，還有的呢，是工人們的子弟。爲了不願意跟着大人逃難，坐在收容所裏白吃飯；爲了不願意在溫暖的父母懷中享福；爲了要從打走敵人中來求得自己的生路，這羣中華民族的小兒女們集合在一起，組織在起，一向着他們共同的目標：抗敵救亡，走去。

孩子劇團，這一面旗子在全面抗戰後九月三日，上海街頭出現了，他們活潑的姿影，青春的笑靨，在砲火的街頭上，在戰雲密佈的街頭出現了。

——連孩子們也不肯放棄自己的崗位！

這使參加抗敵救亡的戰士增加了多少勇氣，使猶豫恐怖的徘徊分子，映出了多大的羞愧！

上海陷落以後，許多救亡工作的朋友，不是流亡四散，便只能鑽入地底，然而孩子們還是不願去吃收容所的白飯，還是不願跑回租界裏的洋房子，他們要張大了

小小的喉嚨，繼續他們的呼號，於是他們也整幾千里地踏上流亡的長途。他們一邊流亡，一邊工作，歷盡了千辛萬苦，走到這抗戰中心的武漢。

這種正確的認識，堅強的意志，不屈不撓與困難搏鬥的精神，我覺得我們大人倒應該向他們去學習了。

從他們的作品中，已可看出這幼稚的一羣並不幼稚。工作和苦難把他們鍛鍊得更加堅強了。他們能寫這樣好的文章，能夠宣傳組織民衆，能夠自己寫「火綫上」，「援助咱們的游擊隊」等劇本。

大時代的孩子們在苦難中成長起來，和堅苦地建設社會主義蘇聯一樣，在爭取民族的自由解放戰爭中，我們的祖國也生長了新的人類！

（錄自一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新華日報團結）

孩子劇團印象記

適夷

——後一代的人比我們強多了——

二十三日的中午，在一個宴會上遇見白桃先生，原想約他一同下午去訪問孩子劇團，他說聽說今天他們到難民收容所去表演了，恐怕碰不到，約定過一天一同去。但是對於這一羣新時代的小主人，我已渴念得太久了，當天晚上八點鐘，就單獨叫了一輛車子跑到培心小學去。經過了好多條陌生的對口街道，終於找到這個學校，進門不待問訊，就看見指引的路標，很美觀的美術字上，畫着箭頭，把我一路引到樓上，他們的「生活室」。

打門進去，一間靜悄悄的大屋子，排了許多填着稻草的床舖，中間一張大桌子

，有一個小孩子在靜靜的看書，經過我的問訊，他很客氣的用着完全失了音的嗓子告訴我：

——請你到那邊去，他們正在開會。

我覺得來得太不巧，會打擾他們的會議，但急想看看的心思終於戰勝一切，便跑到會議室去。一大羣小孩子圍在一張長桌子邊，主席是一位十三四歲的團員，他正在說：

——我們還要做時事報告。

我跑過去問：

——那一位是吳先生？

馬上有一位十七八歲的胖胖的青年來招待我，我送上了片子，告訴來意，並表示打擾開會的抱歉。他很客氣的說：

——不要緊。不要緊！

便和我談起話來。他首先看了我的片子就說聞名已久，並看過我的著作，每次遇到新友人這樣說，我總是感得很大的慚愧和感激，今晚上從他們的口中聽來，更有說不出的滋味。

原來我有許多話想問，但怕打擾他們工作，只得簡單一說，準備第二次詳談。一邊說着，一邊看他們會議進行，全場的會衆，完全是從八九歲到十五六歲的男女小孩，沒有一個成人，穿着各式各樣的衣服，有一點是相同的，小小的眼光中都有堅毅的火，紅紅的臉上遍滿着風塵之色，而許多人的鬍子都是暗啞的，可以想像他們在難民收容所，和傷兵醫院中的熱烈叫號。

會議在進行着。一位八九歲的小團員，嗚嗚呢呢的不知發了什麼議論，別人連忙制止他，另外發言的人都依次舉手叫一聲：

——主席……

小主席很嚴重的喊着！

——注意！近來我們會議的秩序太不行，得嚴重注意。而且我們員團的生活，也應該作一番檢討。

吳哥哥告訴我，他們今天的會議，準備討論一次公演的問題。

我向他要了一張宣言，又討了照片，答應他們登在報上，一位女團員很忙碌的找了一大疊給我。我又請他們爲「團結」題字，吳哥哥便叫一位十歲的小團員來寫。找不到毛筆，便用鋼筆寫了，字句任他寫，他一寫就寫了「團結打小日本」！他們是心心念念不忘記打日本的！

——還有吳哥哥的問題，是不是要討論。

小主席在發言，我知道吳哥哥有事，便匆匆的，但是戀戀不捨的走了。

我在陌生的暗街中走，忘記了叫車子，竟不知走到什麼地方了，我的心裏祇有那一張張的紅紅的小臉子，我感得無限的欣慰，我們後一代的人，比我們強得多了，誰說中華民族沒有了希望？

（錄自一月二十六日新華日報）

孩子劇團歡迎會上

慧琳

孩子劇團從上海一路工作到漢口，最近在努力救亡工作之餘，還決定每個星期日參觀各機關。前星期他們通知八路軍駐漢辦事處說：我們想來參觀辦事處。

每個人對孩子劇團是這樣敬重欽佩，世界影戲院，曾經熱烈招待過這些小戰士，八路軍辦事處當然歡迎這批救亡小先鋒。

記者剛到八路軍辦事處門口時，恰巧逢着一輛裝滿黑色孩子的卡車從身後開駛過來。忽然，一陣聲音，把路上的行人都震驚了，原來辦事處的幾位小年紀的工作人員和被歡迎者在用歡呼表示他們見面的快樂。立刻，攝影機活動起來，把這歡樂的刹那永遠保存下來了。

跟着這

羣熱情的隊

伍走上樓去

，看見沿路

牆壁上貼着

「歡迎爲民

族解放而鬥

標語，「小孩子英勇的精神是大孩子的榜樣」；「小孩子，大孩子聯合打倒日本帝

國主義」；最後走進招待室，嘿！佈置得真漂亮！各色的花絨綫紅紅綠綠地掛在天

花板上，圍繞在四壁的照片上。花條子，花檯布，也把餐桌配襯得很好看。孩子們

東看西瞧，直到小招待主任田先生致開幕詞時，大家才安坐下來靜聽。

「我代表辦事處全體同志，歡迎我們民族最優秀的，千辛萬苦從敵人刀鎗下跑

孩子們親善奮鬥不會夢而成功的；

未來的世界，未來的中國都是

孩子們的！

孩子劇團小朋友們紀念！

陳紹禹

一月卅日
(民國廿七年)

爭的孩子劇

團」的標語

，這是帶着

箭頭的指路

的符號。還

有不少表示

熱烈歡迎的

出來的，爲解放而鬥爭的小戰士，勇敢的小英雄！在新華日報上看見你們由上海到武漢的作品，就說不出的熱烈地想看看你們，和你們談談玩玩。……敵人不但屠殺我們的爸爸媽媽，而且殺害我們小孩子，沒有看見南京紫金山下的殺人比賽麼？……用你們的精神，把全國同胞同樣組織起來，對敵人作死活的鬥爭！——在響聲中，孩子們說：請把所有的同志們介紹一下。於是另外一位小主人一個個的介紹了革命文學家郭沫若先生，新四軍軍長葉挺先生，這兩位是貴賓。接着介紹周恩來，王明，劍英，博古，潘漢年，鄧穎超，孟慶樹諸先生。鄧穎超先生接着說：「讓我來替你們繼續介紹吧。」指着介紹人「這是從小在八路軍裏長大的，是八路軍的兒子吳志堅同志，這位是勇敢的，參加長征的張海清同志，這位是剛從前方回來的八路軍衛生部指導員彭桂生同志……。」在她的指名介紹下，大家都注目地看那一個個帶着紅暈的笑臉。

在主人們的請求下，孩子們用他們的團歌作了開幕時的前奏曲。

「嘿嘿！我們一羣小光棍。」

嘿嘿！我們這羣小主人……

孩子們站起來！在這抗戰的大時代，

創造出我們的新世界！」

歌聲停止後，郭沫若先生不能推辭的情形下站起來了。「真正親愛的小兄弟小妹妹們！」他興奮地開始了談話。「我回國半年，今天可說是最快樂的一天。……九歲的小弟弟，就曉得出來救亡了，是作孽麼？不，是幸福。好像一株植物放在溫室裏雖然茂盛，但一拿出來就謝了，惟有在山谷裏，寒風暴雨中磨鍊出來的樹木，才是堅強的，才能發展起來，頂天立地，中國有了你們這羣不怕艱苦的兒女，中國也要在苦難中漸漸長大起來的。你們就像徵着中國，在艱難困苦中一天天長大起來吧。要建立一個國家，決不是容易的事體，一定是流許多許多勇士的血，犧牲許多戰士的頭顱，用這些血液來作水門汀，頭顱作磚塊，這樣才能建設得起來！我希望

你們在困苦艱難和磨鍊中長成起來，中國要跟着你們一道長成起來！我不能再講了，我的眼淚要流出來了，那樣太難爲情了。」大家感覺非常興奮。是的，只有從艱難困苦的中，血與頭顱的水門汀土和磚頭上才能取得光明勝利的將來。

孩子們動人的歌聲，使聽的人有了癡似的，又要他們唱歌了。

在小指揮興奮的指揮下，悲壯的歌聲起來了。這歌的名字叫「流浪兒」。

流浪兒，流浪兒，

流浪街頭沒飯吃，

爸爸媽媽全被殺死！……

我們要在砲火下長大，

替爸爸媽媽報仇，……

團結我們的小力量，

幫助大人殺東洋！

在悲壯的尾音中，記者抬頭四望，聽衆們的眼睛都紅潤了。周恩來先生低着頭從人叢中擠了出去，幾位女兵士在用手巾擦眼睛。啊！這一幅動人心靈的圖畫，我了解，這些表現是興奮，是感動，或者，在純潔偉大的心裏，還另有一般滋味吧？

「吃吧，大家隨手吃，這八樣糖果看誰能吃遍」。鄧穎超先生溫和地似乎對孩子們說，又似乎是安慰大家。

陳紹禹先生在大家一致要請的掌聲中站起來，極感動地對孩子們說：「我今天碰見你們，和郭先生同樣感動，首先我覺得我們這一輩子人太對不起你們。因爲我們沒有把中國弄好，所以使你們這樣小小的年紀的孩子們，便不能在家庭中生長，不能在學校裏唸書，不能在花園裏遊玩，過着幸福生活，竟而致於被敵人砲火把你們逼迫到街頭流浪，還要你們冒千辛萬苦和我們這輩人一起來救亡！」……接着陳先生讚佩地說：『沫若先生丟掉他親愛的妻子兒女來華參加救亡工作是中國人中做爸爸媽媽的模範，同時，孩子劇團的小朋友們離開父母溫暖慈愛的懷抱來努力救國

工作，是中國人中做兒女的模範！我們中國有了這樣英勇的爸爸和小兒女，一定會把敵人趕出中國的！」最後，陳先生誠摯地說：「你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我們就是你們的爸爸媽媽哥哥姐姐，我們要爲你們爲中國的一切孩子們的幸福快樂的將來而堅苦奮鬥到底！」

葉挺將軍在孩子們羣集注視的掌聲中站起告來訴孩子們在敵人的槍彈下，孩子們是一樣流血的。在嘉興，敵人的炸彈毀滅了八千幾百條藏在山洞裏的小生命！所以孩子也要大人一樣努力救亡，把敵人趕出去，建造像孩子樣天真無邪的，幸福的新中國。「孩子們拚命鼓掌說：「好！好！好！」

孟慶樹先生提議孩子們自我介紹，於是大家興高彩烈地開始作了。

——因爲我是廣東人，却生在四川，所以大家叫我小雜種。就叫我陳小雜種吧。

——我叫曹大慶，人家又叫我小滑頭。

——我爸爸媽媽在日本紗廠作工，我是從難民收容所裏偷偷跑出來的，我叫傅承謨。

——我叫張鶯，我作過工，也教過小學生，我和姐姐都到孩子劇團裏來了。

——我是山海工學團的小先生，八一三抗戰後就參加游擊隊，解散後又到六十六師戰地服務團，最後又失散了。我叫徐治平。

一個個說出五花八門的姓名，籍貫，階層。

「史大林說過青年與兒童，是我們的希望，是我們的將來，現在你們這羣小朋友，從地域看，包括遼寧，湖北，廣東，安徽，江蘇，四川等等全國各地，從家庭地位看，包括工人，農民，商人，教育界，軍人，政界等各階層的英勇小兒女，這也是救國不分男女老幼，守土不問南北東西的又一具體表現，這也是表示不分階層不分黨派共同抗敵救亡的明顯事實。」博古先生在掌聲中興奮地發表了他的意見。

前線衛生部指導代表八路軍的青年和戰士們向孩子劇團致敬禮了：「小同志，

前方青年是特別勇敢積極的，他們不但作體育比賽，政治比賽，而且作鬥爭比賽，他們都有着克服困難的偉大精神」。他用前線青年們的勇敢的精神來鼓勵孩子們。

孩子們推出他們的代表傅承謨來對大家報告孩子劇團成立和工作的經過。他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孩，態度天真活潑，報告得井井有條，大家都靜靜地聽着。

「我們在長征的小朋友們面前，感覺到自己的渺小，我們慚愧還沒有好好盡我們的責任，自從滬戰爆發，我們就跑到難民收容所裏去了。我們不願意跟着爸媽在收容所裏過那吃了睡，睡了吃的的生活，覺得應該擔負起我們的責任，於是我們六七個小朋友就組織起來工作了。我們要用事實來證明那些小孩子無用理論的錯誤，來粉碎這種錯誤的理論！我們在收容所裏教孩子們唱歌，識字，到傷兵醫院去慰勞。收容所不耐煩了，不許我們工作。我們用救國不分男女老少的口號，去質問他們，他們就說，再胡鬧，請你們走！於是我們就走了。同情我們的人介紹我們住在一所學校裏，後來又介紹我們到國際難民收容所去工作。我們就在這裏擔負起四百多小朋友

的教育工作。但同時也在外面演戲唱歌。在工作當中，我們的隊伍日見強大了，由七八人增加到十八九人，頂大的吳哥哥，不過十八九歲，最小的吳弟弟才九歲，我們說不出興奮，覺得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努力照着我們的目標幹下去。上海失陷以後，敵人瘋狂地殘害救亡份子，我們就決定離開上海，臨離開的前天，我們大胆地去播音，告訴民衆我們將出發到前線，內地去工作了。立刻，有各位熱心的先生聽了播音後，捐助我們許多錢。我們就靠着這捐來的三百塊錢踏上征程，我們坐船出吳淞口時，怕敵日寇發覺致遭慘殘，因此，分成五批走，扮成人家大人的兒女，沿途我們都找工作做。一路上我們感覺內地民衆太無組織，只知道逃難，真使人悲憤。說到那些民衆組織委員會，有的比老百姓還要逃得早，有的口口聲聲對我們說：唉，老百姓沒有用了。說到我們這一路的苦，又那算苦呢？我們還要去找苦吃。至於以後的工作雖然不知道，但是我們總決定幹！——他的講詞時時被掌聲打斷，確實，很多大人都不能講得這樣清楚，有條理，有力量。工作，把孩子們鍛鍊得這樣能幹

，這能幹並不是偶然的。

最後周恩來先生在孩子們要求掌聲中致詞，他認為「你們這些小朋友，比我們自己隊伍裏教育出來的小戰士更進步。因為他們的能力，是從大集團的幫助中得到的，而你們呢，却是在人們瞧不起的環境中，自己鬥爭，創造出來的。我送你們救國，革命，創造三種精神好嗎？你們要一手打倒日本強盜，一手創造新中國！」孩子們一面點着小腦袋，一面拍掌說：「好！好！」

不知不覺時間已過了很久。這盛大的歡迎會就在全體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的吼聲中閉幕了。

小主人們忙着領孩子們到各處參觀，告訴他們這房子是日本機關，又講解壁上一些照片和畫片給他們聽，孩子都很興奮，他們有秩序地進行參觀和詢問的工作。

要走的時候，拍了很多照片。全體辦事處工作人員並且把自己稀少的零用錢中抽一部份來買些鞋襪褲子來送給孩子劇團的小戰士們！

（錄自二十七年二月十日新華日報）

記「孩子劇團」

茅盾

「孩子劇團」是抗戰的血泊中產生的一朵奇花。

他們一共二十五個。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省區，他們原先在上海時，只有二十二位，但是從失陷後的上海偷走南通，又歷盡千辛萬苦，迂迴隴海平漢兩線，而到了漢口，非但原班一個不缺，反倒增加了三位！

二十五個中，最大的十九歲，最小的九歲。大多數本來在學校裏讀書，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砲火毀滅了他們的學校，他們的「溫暖的窩」——家庭，他們成爲收容所中小小的難民，他們父母兄弟姊妹都離散了，但他們在收容所中結成了比自家兄弟姊妹還親些的一個團體。日本帝國主義殘兇的砲火，摧燬得了中國成千成萬孩

子們的家庭，
但是摧毀不了

誰對於民族前途抱悲觀

小小國民的責
任，開始堅強

中華民族的兒

的，請看，這一隊冲開了敵

地要在這大時
代中成長，開

女們從血的教

訓中覺醒了的

人的炮火的勇敢、天真、活

始以鐵的紀律

團結精神。甘
願的未來的中國主人！

鍛鍊自己，大

二個小小的靈

給可愛的

踏步地走上救

魂開始確實地

孩子劇團

矛盾 一九三八年
二月十七

亡的崗位。

認清了他們那

他們覺得收容所中那種「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沒有意思；他們組織了這

個劇團，加入救亡的洪流；在洪流中，他們這小小的單位跳躍着，滾騰着，他們的

天真，堅決；勇敢，青春的吼聲，報告了民族前途的光明！看呀，日本帝國主義殘

殺了我們民族千萬的男女，然而我們民族復興的後備軍已經在炮火中長成！

從上海到南通，迂迴隴海平漢路而至漢口，少說也三千里路程；他們逃過敵人的虎口，越過兵荒馬亂的火綫，在敵人的機關鎗火網下鑽過，他們沿路缺乏招呼，也沒有人領路，然而憑着他們的勇敢和堅決，居然到了目的地。他們此後還要繼續他們的流亡的救亡運動！

我去參觀的那一天，他們正在排練他們自編的活劇，「咱們幫助游擊隊」。這是一個集體的創作。這雖然是一個短短的獨幕劇，但故事是又天真而又嚴肅，排練的地點就是他們的臥室，（本是一間課堂）。高桌上躺着全團最年幼的小弟弟，被窩蓋的好好的。另一位小朋友在旁邊照料他。全室中只有他睡着高舖。因為他病了。

我走近去撫着他的秀髮，向他道：「吃過藥麼？想家不想？」

「吃過了。不想家。」他回答，他的漆黑的眸子朝我緊緊地看着，他的精神多

麼凝重而又怡然。可愛的小靈魂！

「孩子劇團」是抗戰的血泊中產生的一朵奇花！

（錄自少年先鋒一卷二期）

孩子團

馮玉祥

孩子團，真能幹，
演劇歌詠助抗戰。

孩子團

……

孩子團，真正好，

真快樂 不艱難

不顧死活為國跑。

放大了你們的胆

孩子團，真正苦，

是誰殺害你父母。

來把弱小的國家健

孩子團，真正行，

獻身國家作長城。

馮玉祥



六三二

孩子團，真正難，

生活顛沛飢寒。

孩子團，真奮勇，

任何艱苦無所恐。

孩子團，真耐勞，

努力工作又求學。

孩子團，真熱心，

日夜奔走多殷勤。

孩子團，真快樂，

抗敵救國不示弱。

孩子團，真高興，

各地同胞都歡迎。

孩子團，真可佩，

你是中華好弟妹。

孩子團，真可敬，

國家有你必獲勝。

(錄自抗戰三日刊五十七期)

學學孩子吧

郭沫若

這是郭沫若先生在長沙講演詞中的一節。我們感謝郭先生對我們的鼓勵！郭先生稱贊我們的話，實在當不起，只有更努力自己的工作，以報答郭先生對我們的期許。

在這兒倒有一件事體值得向諸位報告，那現在流亡到漢口的一個「孩子劇團」，他們的團員有二十多個人，頂大的不過十九歲，頂小的只有九歲，他們大抵是上海楊樹浦工廠裏的工人子弟。戰事一起，他們的家燒毀了，父母失散了，便流落在難民收容所裏。起初是幾個孩子碰在一起，據他們自己說：那難民收容所裏的生活，簡直是豬糞一樣的生活，每天只是吃了睡，睡了又吃，一點可做的工作也沒有。

那幾個孩子
便不甘這種
豬糞生活，

團結起來幹

些歌詠滑稽

的事體。收

容所的管理

人不高興，

是乎他們便從第一處的收容所裏「滾蛋」了出來。他們又轉輾地改換了好些地方，

最後是進了法租界馬斯南路的國際收容所裏去，在這兒他們的工作價值才被人認識

了，團員也逐漸地增加了起來，他們時常對於所內的難民乃至所外的市民做着工作

，一直沒有懈怠。上海淪陷後，他們有一次被請去作歌詠播音，並說他們有意離開

宗教家說「兒童是天國中

最偉大的」，我敢祈禱「兒童

是中國中最偉大的」因為他們

的愛國是全出於熱誠行動

是真心無打算。

民國廿七年一月廿日 高士

說他們搗蛋

。管理人說

「你們如要

搗蛋，我便

要叫你們滾

蛋。」孩子

說「滾蛋就

滾蛋。」於

到內地去工作。有同情的人，便送了他們三百塊錢，他們把來作了路費，他們便由南通逃到鎮江，又由鎮江逃到了徐州，經過了很遠的路程，又才逃到了漢口。據他們自己講起他們逃難時的情形小兄弟們的聰明，實在是有爲我們大人們所不能及的，他們說：「他們由南通到鎮江的時候，沿途化整爲零，三三兩兩地插入難民羣裏面混充他們的兒女。就那樣便逃出了敵人的虎口。」這聰慧，這組織能力，不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嗎，九歲的小孩子曉得搶工作做，而我們文化人中似乎有九十歲的大孩子都還在等工作做，我們不是應該慚愧嗎？

「孩子劇團」的存在，我在上海時早就知道的，但沒有去看過他們，這次到漢口去才和他們見了面，真是受着了莫大的感動。是我們這一輩人太沒中用，沒有把中國弄好，以致弄得一羣孩子失去了他們，應有一切的保障和教養，而他們却自行組織了起來，工作做得滿好，並且能夠自己教育自己。我們中國有這樣的孩子，中國是絕對不會亡的。我們大人們，學學孩子吧！（錄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抗戰日報）

孩子劇團

赤子之心

大漢之聲

邵力子



全中國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快將
出力量來反對世界上之侵略
者日本強盜從我們的國土內
把他趕出去

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寫贈

孩子劇團

沈向儒於漢口



今日之青年
即未來之主

人翁

孩子劇園

美國棋



志可嘉，行可敬，演密技術
更為可佩。而今而後，豈能坐
救亡板，敲旗幟之下，結復興
民族之果。

孩子劇團之朋友呼籲

馬植初



一九三九年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488B



\$.35